

雍正謀臣秘史



旧参
I 248.4
L J W

天 津 特 別 市
市 立 第 二 圖 書 館

1938



天 津 特 別 市 市 立 第 二 圖 書 館

28-11,1.0000

提 要

滿清入主中國。奇奇怪怪之事。何代蔑有。而最足以駭人聽聞者。則莫若雍正朝也。當康熙帝晚年。諸王子覬覦皇位。各自廣樹黨羽。冀收奪嫡之效。紛紛擾擾。無有已時。獨雍正帝陰懷不測。陽示鎮靜。一心收羅天下之劍仙俠客。以爲己助。故其時宮闈之內。骨肉之間。時有術士之足跡。探聽內廷消息。行刺諸王羽翼。其種種手術。變幻離奇。往往出人意料之外。遂致疑神疑鬼。宮廷無安堵之日。實則主使之者。皆雍正帝也。是書爲京兆某君所述。其先世在雍正朝。供職於內務府。故得備聞其詳。非若外間捕風捉影之談。以矜奇炫異者所可比也。共分十二回。前後一氣貫串。有志清代掌故者。幸勿交臂失之。

滿清
軼聞

雍正謀皇秘史目錄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月下訪賢英雄巧遇 | 筵前論勢俠士初歸……………一 |
| 第二回 | 充喇嘛入衛皇城 | 遇刺客甘仇故主……………一〇 |
| 第三回 | 陳信成捐軀報德 | 雲野師設醮求神……………一九 |
| 第四回 | 進讒言允初遭絀廢 | 施蠱術野鶴逞陰謀……………三〇 |
| 第五回 | 千里求賢奧琛初試法 | 三年造藥聖主欲長生……………四〇 |
| 第六回 | 仗劍入宮威逼草詔 | 焚香默禱求現天書……………五三 |
| 第七回 | 鄭大經行刺被擒 | 金氏女含辛忍辱……………六五 |
| 第八回 | 王氏妾得主普賢寺 | 叨利僧煉劍敵金鐘……………七八 |
| 第九回 | 歡喜佛大開無遮會 | 冤枉事恨極葬清流……………九三 |

第十回 雍和宮設醮打鬼

豆腐肆混跡逃生……………一〇七

第十一回 兄弟相殘骨肉成犬豕

天倫已滅手足變仇讐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第十二回 剪滅羽黨淫僧西去

搜羅野史佳話重提……………一三〇



滿清軼聞 雍正謀皇秘史

第一回

月下訪賢英雄巧遇

筵前論勢俠士初歸

以至親之骨肉。互用陰謀。互相傾軋。甚至假勇士武人之手。挾刃相仇。流血暴尸。而不顧者。數千年來。其惟滿清雍邸奪嫡事。有清一代。皇位承繼問題。向以皇子嗣續大統。無何等規則。亦不成問題。以之言上古有德者居之一語。相去奚啻千里。而奪嫡之事。遂發生于是焉。予自幼喜聽里巷野談。而于雍邸奪嫡。諸王子互相植黨。挾外人以爭雄事。更樂聞而不倦。奈家人所述。塾師所講。非傳聞失實。卽出之臆擬。殊失真相。每欲究之。苦無專書。引以爲憾。去歲仲冬。放假旋里。蟄伏書室。寂寞殊甚。而好友胡君子奇。自都中來。君京兆籍。其三世祖位列部員。故于雍正朝事。知之綦詳。茶餘酒後。時相居處。叩其所以。彼曰。天寒無聊。以此爲談話資。亦大佳事。但事跡過長。非短促時間內可了。莫若以雍和

宮內一二奇瑋瑰異事言之。予曰可。乃曰。當康熙十四年時。冊立王子允禎爲皇太子。時太子年不過二歲。帝不過三十餘歲。朝內大臣。民間紳士。多以帝爲多事。而帝意謂先立太子。使諸臣有所趨重。庶民有所瞻仰。固國之本也。要亦未可厚非。旋復延師以教其禮樂射御書數。附巡以察民間困苦利害。代政以覘其才識。帝之重視允禎。可謂至矣。不謂太子不知修身立德。以備皇儲。而恃寵驕橫。任意欲爲。諸王子多不之重。各自爲謀。由是太子之惡聲聞于帝。不得已預爲廢立之處置。諸王子中有候補太子之慾望者。遂施其種種手段。以謀相搏。就中以允禔允禩爲最。黨羽滿中外。或用邪術。或結內臣。冀斃允禎而奪之。有名允禎者。卽雍正帝也。沉默陰險。刻薄逾常。見諸王子之所爲。嘆曰。好好一個寶物。均欲染指。我亦一分子。安可默默。欲崛起。非計出諸王上不可。否則庸庸碌碌。與人爭競。徒滋騷擾而已。欲出諸王子上。非廣收人才不可。而大半人才。已爲彼等所有。不識復有英雄可與言大事否也。疾首蹙額。鬱鬱不自安。

既而曰。茫茫大地。無處不產英雄。卽無處不有英雄。獨惜不能識英雄耳。遂致多數英雄埋沒草野。不聞于世。不用於人。囂囂然猶曰無英雄。無英雄。我不信也。不觀夫羣馬之中有千里馬乎。當其蟄伏槽櫪之間。豈非與常馬等乎。不觀夫草木之中有松栢與菊乎。當霜雪未降時。豈非與木樨等乎。不觀夫伊尹與孔明乎。當其未出山時。有誰知其能。我其尋之。終有着落。遂決意易服出行。如是者月餘。而未遇一人。嘆曰。天下果眞無英雄乎。何我之不一遇也。既而曰。英雄自有。所以不遇者。一則時機未至。一則眼力不佳耳。自古英雄多隱於市販。我其於卑下處求之。入夜。月白星明。允禎焚香跪禱曰。禎生居皇族。備列王子。諸弟兄多有賢士相扶。禎孑然一身。自量非彼等敵。然無上之尊。心豈能忘。每欲訪賢共謀。緣慳不獲。故上叩穹蒼。預示朕兆。如禎能位登大寶。則紫薇立時升座。否則卽時烏雲四起。星月無光。使禎見之。苟圖安全。不復作他念。言未畢。白光四射。紫薇星起。禎大喜。九叩首以謝曰。禎登大寶。當爲民謀利除弊。以副

上蒼之至意。翌日。城內外喧傳紫薇星垣入夜卽起。毫光四射。不知主何吉凶。有好事者買卦問卜。或云紫薇先時而起。主聖主已出。天下太平。四圍多小星。係輔弼聖主之兆。毫光分外光明而帶銳紋。主有殺戮。白而帶赤。或主淫穢。謠言紛起。人心惶惶。究不知何因。允禎自禱現朕兆後。面帶喜色。易服夜行事。又屢見而不一見。居民都不之知。惟更夫巡察時。常於夜半見一粗衣敝服之男子。行於街頭。進而問之。云爲宮內服役。奉命出巡者。索牌示則無誤。亦不之疑。朔風凜凜。寒氣砭人作痛。天上月光與地上雪光相映。分外光明。時當久雪初晴時也。某家園內。有一人坐於假山上。長嘆曰。英雄英雄。果安在耶。天下英雄。其聽我言。我在此間懷想汝等。不知汝等其懷想我乎。假山之旁。爲一栢樹。高數丈。枝幹穿插半天。上覆以雪。更覺蒼翠欲滴。少年指而謂栢曰。汝真英雄也。不畏強。不怕勢。行爾素志。遨然自適。我苟得一二如爾者爲我助。我亦足矣。言未畢。樹後應聲曰。英雄到處識英雄。我非強項者。何以禦寒冬。少年聞之。立自

假山下。行至樹後。見一人手持雙劍。舞於空中。閃閃有光。越舞越急。越急越响。已而人影不見。風聲四起。地下塵埃。隨風四起。目爲之迷。有頃風息。定神視之。已無踪跡。後得之於墻隅。已呼呼熟睡矣。少年恐其受寒。推之醒。謂之曰。如此寒夜。臥於棉衾中。猶然怕冷。子若此。何太不自重乎。其人欠呻起立曰。所謂冷者。心冷也。非肉體之冷也。少年曰。敢問何謂。曰。心中冷。則萬事皆冷。肉體亦冷。心中熱。則萬事皆熱。肉體雖冷亦熱。我心熱。故臥於雪上而亦熱。無論何人。每作一事。動輒曰難。所謂難者。心冷故也。卽以近日諸王子之謀。皇儲言。固皆奮起精神。冀登大寶。有廣收名士以爲輔翼者。有持久而不變者。有甫越數日。卽易其志者。成敗之分。亦由是而定。少年曰。如子言。則諸王子中。誰能成事。曰。有人也。能如我之臥雪而不怕者。可以成之。少年曰。聞人言。允禩頗有大志。惜無人爲之助。如或遇君。君肯以所學事之否。曰。能行我言。則當盡力以報。不能則去之。大丈夫固不拘於名利者。少年笑曰。君真英雄也。我苦寒。能有酒飲我否。

曰。有隨我來。少年從之。借入一茅屋。

屋中陳設不多。而簡樸可愛。中藏詩書。多出名人手。文學士耶。則無儒者習氣。隱君子耶。則心存君國。俠義士耶。則壁上青虹。似乎神仙。甫坐定。少年卽起言曰。我生長京中。所謂名公鉅卿。賢士縉紳。皆樂與交遊。而不知有君在。是又何也。曰。丈夫四海爲家。居無定所。食無定時。我奔走天涯。幾二十年。足跡所至。未有人曾識我者。今茲來京。一月而已。所以不識我者甚多。少年曰。頃觀君技。冠絕一時。不識從何處學來。曰。我之技。末技也。可以供玩弄。可以敵少數人。君云冠絕。則我未敢。我有師兄名雲樵。山子者。能不勞手足。飛劍殺人於百里外。而人不知也。他日有緣。當與君值。我二人之技。皆得自方外。均係秘法。人莫之知。少年又曰。請問尊姓大名。世居何處。曰。我自幼喜閑散。一切世事。都不放在心。故何姓何名何居。不復記憶。惟前年在鄂。人以我無憂無慮。遂以無憂生呼我。我亦以此名之。少年曰。頃間君呼我爲太子。何所指而云然。皇家聞之。不將以

僭稱之罪加我乎。曰。所謂太子者。自有太子之形容。太子之語言。太子之行爲。一望卽知。世人肉眼。不相識也。且君非特爲太子。亦未來之聖主。安可不尊敬之。少年起立曰。君知人者。我卽允禎。願聞其詳。曰。唯。天寒夜靜。莫若溫酒。且斟且談可乎。曰。可。然則請少坐。待我備之。立入內。允禎一人無聊。卽於書架上抽一書。閱其簽。曰。無憂齋集。啟而讀之。第一篇卽論諸王子成敗事。言多入理。末二句曰。允禎善斷。用人而不疑。治國之本也。大統之歸。舍彼其誰屬。最合允禎心理。少頃。其人卽提酒一壺。菜四碟。出置之桌上。邀允禎飲。不三杯。大言曰。方今王子之中。勢力最大者。首推允禔。允禩。而允禩爲尤甚。外則招天下俠士。以禮待之。冀收其一死之報。內則交結大臣。以通宮內消息。又藉番僧使符念咒。以鎮壓允禔。而謀死諸王子。子乃王子之一。獨處其中。危害隱伏。不知計及。竊爲子危。設有一大樹於此。高數十丈。大數十抱。常人視之。以爲此樹鬚根蟠結。無患也。一旦大風起。淫雨下。而樹爲之拔。無他。獨立而已。又有一叢林。高祇丈

餘大未合抱。常人爲之危。曰。樹小若此。大風起。未有不摧折。已而風果起。大樹拔而小樹獨無恙。無他。合力而已。允禎聞之。大懼。擲杯而起。跪請曰。禎無狀。不能先事預防。致處於四面受困之地位。微君言。我其危矣。然君愛我。必有以助我。不則死於君前。以明我失。無憂生拉之起。曰。君雖失計。天意所歸。終無礙。爲今計。莫若先發制人。允禎曰。蓄心久矣。無可與共謀者。曰。招之可也。允禎曰。欲收天下士。奈已爲彼等羅去。我躬求二月餘。祇遇君一人。是天與君以助我也。我之成敗。惟君是賴。如不棄。請隨我入宮。無憂生笑曰。子無憂。天下士不知幾何許。彼諸王子之所得者。均係中上才。而上上才尙留與君用。以上上才而制中上才。未有不勝。我老矣。何能爲。且時機猶未成熟。不克相從。姑俟異日。我有一友名野鶴者。才識技術。勝我百倍。往求之。自能爲爾策。時已三更。酒罄肴盡。允禎欲出。無憂生興猶未衰。添酒重飲。生微有醉意。乃謂允禎曰。子聽之。我爲爾歌。歌曰。鋒烟四起兮。朝內不寧。有衆逐鹿兮。捷足先得。四方壯士兮。共起扶

主將來成功兮。名垂史策。速自爲謀兮。毋再躑躅。聲震屋宇。股爲之慄。歌畢。連飲十數觥。始撤饌杯。持劍送允禎歸。抵宮門。允禎回視。已失所在。是夜允禎翻來覆去。未曾合眼。已而晨雞報曉。東方已白。允禎披衣起。草草盥漱。復易衣至昨夜故處。園亭依然。而四週園門。都已上扃。允禎四周閒步。冀生之一出。而園內寂然無人聲。午時且至。腹中飢餓。亦不忍去。曰。我待彼已半日。苟此刻而不能值。不將空費半日光陰乎。立於墻側。蔭下稍資休息。久立足痛。坐而待時。炊烟四起。天色垂暝。允禎煩惱甚。又欲他去。已而轉念曰。苟劉備三顧茅廬。得成鼎足三分之勢。商湯聘伊尹于有莘之野。得爲英主。遂決意再待。忽聞足聲。自遠至。回首視之。無憂生也。允禎急起曰。待君久矣。君何往耶。曰。正自野鶴處回來。允禎曰。我之來。正爲此。昨夜承惠。醉酒而歸。對於貴友野鶴之住址。未曾問及。中心不安。今朝晨起。卽來此地。不期貴人先出。園門上鎖。不得已。忍飢以待。得晤貴人。幸何如之。無憂生曰。承主上久待。我之過也。欲晤老友野鶴。我已與

彼言之。今晚主上可俟於宮門前曠地。黃昏時我來侍主上同去。主上久勞。請速回休息。允禎遂回。二更時分。允禎易服至宮門前。忽面前有一黑影。落下視之。無憂生也。曰：二更已至。可速行。不則行且失約。於是無憂生在前。允禎在後。約行半句鐘。無憂生立不前。曰：野鶴來矣。盍跪迎之。允禎立跪下。一劍墮地。適自允禎額前下。相距祇二分餘。允禎大懼。面無人色。俯視不起。無憂生笑呼曰：主上起。毋若此。野鶴來矣。允禎拾首視之。墮地之劍。不知何往。祇有無憂生與一少年僧立於前。無憂生指而謂允禎曰：此野鶴也。未遇時相慕殊甚。既遇時。何一言不發。允禎揖野鶴曰：大雅來臨。適我目眩。見一劍墮地。幾去我額。神爲之喪。有失迎迓。乞恕罪。野鶴曰：我之過。非主上之過也。允禎問其故。曰：此地非可久談者。敝廬相去不遠。盍往作終夜談。曰可。

第二回

充喇嘛入衛皇城

遇刺客甘仇故主

月光斜照。星火滿天。星月之下。有三人遲遲行來。行不半里。折入一大道。兩旁

樹木高可插天。而桃李之花。鮮艷可愛。復十數折而入一曲徑。崎嶇不平。殊難行走。每距離十數步。有二小沙彌跪於道側。見三人來。膝行以迎。合十曰。阿彌陀佛。消災降福。師父歸矣。又行半里許。而達一廟。野鶴指而謂允禎曰。此野夫偃伏處也。允禎點首。視其額。顏曰靜觀。不知中供何神。入內。舍僧徒外。無一人。心中暗思曰。自京來此。不過二三里之程。所有禪寺。我多見過。何此寺而不知耶。且如此幽僻地。非特不之見。卽耳亦未聞。舉以問野鶴。野鶴曰。主上隨意坐。待小僧奉茶後。再行詳告。允禎連聲道謝。逾時。小沙彌端上茶來。允禎飲畢。野鶴邀允禎至禪房。分賓主坐。旣乃曰。此地離京有三百里之遙。地名三堡。靜觀寺。乃唐時烈女徐靜貞修道之所。經幾次飾修。至今猶存。我遂據之。以爲傳道所也。主上足跡所及。不過數十里之遙。宜其不知也。允禎曰。相去三百里。至速二三日可達。今不一時而至。是又何也。野鶴指壁上劍曰。此之功也。當我三人來時。始爲平道。次折入一大道。兩旁桃李爭艷。每十數武。有二小沙彌跪迎。

又次爲靜觀寺。主上細玩劍上花紋。與頃之所經較。其有異同否。卽於壁上取下。授之允禎。撫摩者再。曰。路行之景。卽劍上之花紋也。但此劍果何能而有此神力也。曰。是劍名耑好。非凡人所能造。我自幼在峨嵋山清淨道人處習技。始習拳藝。繼學刀劍。十五歲而盡畢其技。師乃招我曰。爾知何自來乎。曰。不知。曰。爾母乃聖祖宮女。與小黃門通。遂懷孕。產後。恐爲聖主知。卽拋棄之。我適道經京師。遇爾路側。挈爾回山。稍長。教爾技術。爾甚聰穎。一學卽能。七八年間。所學均臻上乘。將來扶助主上。可以有爲。然非披荆不可。一頭煩惱絲。爲我除去。又謂我曰。爾來此間。與我相聚七八年。我除授技外。無以相贈。欲爲爾造劍。但此劍非卽時所能就。爾其復住三年。予曰諾。於是我師立以破鐵一。削之成劍形。置於寺後荒地上。日令我持之。乘風指揮。入地寸許。如是者一千零八十日。一日不聞。師曰可矣。令與之念數語。含水噴其上。立有花紋出現。如今狀。又授我曰。盍試之。乘風一揮。離地起矣。師叱之下。謂我曰。子苟有急難。可持以上。聳身。

劍俱可入空中。復插地而劍沒矣。師取出。謂我曰。子苟有急難。不能上聳。可身劍臥地。立時不見。又曰。此劍旣名勦奸。苟有奸惡而欲除者。若知其名。無論其在百里千里外。皆可持而殺之。因此劍縮之可成團。延之織能如線。目不得見。或行其上。可縮地爲短。復袖出天書一卷。以授我曰。如遇無法時。虔誠求之。自有解決法。予一一藏之。再拜辭去。師復囑我曰。將來主上用爾時。當不忘喇嘛教。予唯唯。師率諸師弟兄送。予一一辭謝畢。負劍下山。及山麓。不知往何方。心中猶豫不決。兩足亦徘徊不進。已而猛然曰。師之天書在。盍一用之。遂取出。坐於石上。翻閱。自面至底。空無一字。駭曰。無字破紙。授我何用。不如棄之。又轉念曰。我師學道人。必不出以虛僞。所以然者。乏恭敬心故也。乃撮土爲香。再三拜禱。翻而閱之。字跡琅琅。曰。若遇靜觀。卽爾居此。我念靜觀二字。乃養身美德。恐無所有。何更有靜觀之地方乎。因決意雲遊。以尋之。三年而得抵此。遂招許多人民。將前後修飾一新。互相居處。或談道。或習藝。或鬪法。或使符。使念咒。故

許多小兒於困難時均可一試。頃我與帝相值時。祇見劍而不見人者。劍俠之有功夫者皆是也。所以善劍者。人卽是劍。劍卽是人。人與劍無二也。落下時去。主額不稍遠者。以試主上之胆力如何耳。允禎曰。大師之劍。神乎其技矣。微子言我心幾碎矣。以大師之技之高。藝之精。復加以神人之教授。天書之指示。出爲國用。則保國利民。榮宗耀祖。而不名垂史策。功蓋千古者。未之有也。今計不及此。乃托跡於方外。遨然與世無涉。以爲樂。竊以爲不可。曰。固所願也。語云。時勢造英雄。英雄造時勢。英雄與時勢。並行而不悖者也。故不得其時而出。不可謂之英雄。得其時而不出。亦不得謂之英雄。不觀夫熱心功名者乎。往往奔走呼求。時或有得。亦不能永久。無他。強求而已。伊尹孔明一出。卽爲主上所信用。我之不出。亦是故也。允禎曰。大師之言。固非尋常人所能言者。但不知大師知我之來意乎。野鶴笑曰。諸王子孜孜子子。刻不自安者。謀儲皇耳。故不惜出陰險之手段。奸詐之行爲。招納四方奇士。以自相殘害。主上之來。亦以此也。允禎

曰。大師真神仙也。但我欲交結天下義士久矣。昔遇無憂生。今又遇大師。我有恃而無恐。京師內遍布諸王兄弟黨。不之備。恐有失。不揣冒昧。請大師與無憂生偕入我邸。朝夕聚處。則我可以高枕無憂。野鶴曰。是無不可。第我輩放蕩慣。不甘受拘束。又京城之內。一旦有非喇嘛之方外人至。疑惑滋多。可不必有難時。我自來救。允禎曰。大師儘可放心。若云不甘拘束。則諸事悉任大師。若云非喇嘛人而入京。恐滋疑惑。則不妨以喇嘛僧自命。計之萬全。莫過於此也。大師如不允。則允禎拋却備儲之心。皈依藩下。不欲回宮矣。言畢。淚下。野鶴曰。主上請起。野夫當誓死以報。時晚矣。盍速回宮。不則或爲諸王子悉。另有挫折。越十日之夜半。待我於宮外。我當自來。允禎允之。野鶴仍作法送之行。不半時而抵京。方知野鶴之神妙矣。

次日。東方方白。旭日未升。有三人自城外來。一爲少年。類王子。二喇嘛。時以聖祖喜喇嘛。諸王子多以喇嘛爲師。不之異。三人何人。卽允禎。野鶴。無憂生。三人

也。允禎待如上賓。自己居左。二人居右。出入必偕。飲食必共。而前師名百刺喇嘛者等之虛無辭去。一日天氣清明。風和日暖。允禎忽興打獵之念。立召二人來。謂彼曰。雲師鶴師。其有意出獵乎。二人曰。主人有興。敢不追隨。遂易衣騎馬。出不十里。抵一平原。淺草平鋪。綠茵如錦。無獸跡可尋。三人緩轡徐徐進。忽有一赤兔。自允禎馬前跑過。抽矢射之。不及放轡追之。頃刻不見。允禎大怒。追之不少止。忽前臨一小山。兔坐其上。允禎指謂二人曰。此畜雖善走。乏恒力。終不脫我一矢。抽矢射之。仍不中。允禎驚奇曰。我雖不善射。百步可及。今相距祇數十步。猶不能中。想急速故也。復扣弦插矢。端量至再。始縱步射之。矢及兔。張口啣之。復向前奔。允禎益怒曰。不殺此兔。誓不反宮。二人勸曰。主上善射。人皆知之。何必與此小畜爭一時短長。所以不能死此畜者。殆此畜命不該死於今日也。况主上萬乘之尊。將來身登大寶。臨視萬民。總以仁慈爲主。苟逞一時意氣。或有變故。後悔無及。允禎曰。小畜狡猾弄人而不之懲。設如二人言。又何以臨

下我其追之。二位徐徐行可也。策馬疾馳而進。不半里而追及。兔又折入山後。允禎方在轉灣時。聞弓弦响。箭已從頭頂上飛過。髮爲之斷者三四。允禎大驚。勒馬四視。見左面有一人自山上來。手執長槍。馬行極速。幾頻於危。回視二人相去猶遠。大聲曰。天喪我。天喪我。復何言哉。祇有待死。其人追至。視之。非別。卽己師百刺僧是。允禎責之曰。我自幼師事爾。一切敬禮有加。而子不思報我。猶欲加害。是何居心。子真狗彘之不若。夫狗畜於人。見有客人來。大吠不止。以告主人。是狗彘尙知有主。子堂堂一人。列爲人師。昧不知此。自問有愧。復敢害我。百刺曰。士爲知己者死。女爲悅己者容。千古同例。子陽以我爲師。陰實仇我。我之不容於爾也明矣。旣不容於爾。則去之也無復疑義。汝兄允禩。乃知我者。肯與我謀。我亦拚死以報之。言畢。一槍刺來。允禎後仰。臥地不起。槍將及身。一道白光。忽繞於百刺身上。直立不能動。允禎心稍定。而野鶴無憂生亦至。慰問允禎。允禎曰。微二位我命其休矣。野鶴曰。當我三人出來時。有一陣怪風。自主上

頭上掠過。定有驚兆。故我與雲師。刻刻留心。後主上欲逐兔。所以力加勸阻。主上不聽。我惟有默禱上帝。出天書以問計。果有三句咒言。我連念三遍。以劍上擲。劍乃飛去。不期奸人之果被執也。主上其知奸人之由來乎。允禎點首。野鶴曰。然則牽之回一鞠究竟。而後處置。允禎曰。可。於是允禎在前。野鶴殿後。百刺雲師居中。恐其逃逸也。日中而回。午餐食畢。則有一老婦捧上面水。野鶴見之。注視不少瞬。而婦亦睇視良久。戀不忍去。允禎問所以。曰。自有故也。爲聖上一述之。我之歷史。昔已述過。昨晚夢寐間。有一老神來。謂我曰。爾生身之母。今日已與爾同處。明日或有機遇。予曰。據我老師清淨老人言。我母爲一宮女。與小黃門通而生我。恐爲上覺。故卽棄我。我母之容貌如何。聲音如何。語言如何。均不之知。雖遇亦不能識。且母係宮女。常在宮中。何能相值。老神曰。明日飯後。送面水來者。卽是也。有此一段緣故。所以細視彼也。允禎曰。彼固十年前之宮女也。此事實不知。父皇以其年老。撥入我邸爲役。但不知彼睇視爾良久。是又何

也。曰：主上令彼來一問，即可知也。允禎即令侍者去請。不久即來，跪請所以。允禎以告曰：我昨晚夢亦如之。惟生而即棄，不能認識。曾記左耳下有一肉核，細視果無誤。言畢淚下曰：早知今日，何必當初。所欲請於太子者，能念我子情面，撤我服役，我願足矣。允禎曰：固當如是。姑俟數月，待我料工爲老姥建數間精舍，俾老姥靜修其中可乎。婦人再三謝退。無憂生曰：百刺在宮內，盍一詢之。允禎遂令帶上。百刺指二人而罵曰：二個野賊，不知來自何處，左道惑人，計欺我主，使我無用武地，不得已去此從彼。我之殺允禎，是爲主也。理也亦宜也。尙敢以術拘我，致我於死。大丈夫死則死耳，無多言。又指允禎而罵曰：人貴有主意，小子無知，妄自信人，不爲被害，我不信也。允禎曰：待死之人，尙敢多言。今欲問爾，爾之出此，究係何人所指。曰：我之出此，係由我心。我爲允禎用，是我身爲允禎身也。我之有此，即所以報允禎也。允禎怒，拔劍殺之。

第三回

陳信成捐軀報德

雲野師設醮酬神

百刺被殺後。允禔屬下人聞之。告之允禔。允禔嘆曰。我處諸王子中。左右受困。終不能永久。莫若一拚我命。與彼等決一雌雄。顧謂左右諸人曰。君等與我相處久。情分亦厚。想諸君中不乏勇義者。能爲我一謀乎。衆人相視不語。忽有一人躍起曰。待我爲之視之。陳信成也。現爲允禔衛士。曰。我受太子深恩。久未圖報。今若此。天與我以機也。允禔笑曰。我有君。人將不謂我無忠義士也。重賞之。信成曰。我技甚平常。自知非彼等敵。此去必無生理。我死後。妻子欲太子厚撫之。死且瞑目。允禔曰。當如是也。以君忠義。或可生還。言畢。信成辭出。允禔送之。顧謂衆人曰。使我諸人中。人人如彼。則非特我有賴。爾輩亦與有榮也。衆人均面赤不一語。諸君閱至此。必有罵衆人之無能。信成之忠義也。曰。世態炎涼。貪生怕死者。在在皆是。信成之獨肯忠主者。受恩亦獨厚於衆也。陳本江西南昌人。父著超。業藥材。兵亂被焚。家中所有悉付祝融。致不能生活。轉輾入京師。設一小肆於城內。僅足糊口。三年而著超死。無力棺殮。舉家所有而盡質之。始克

成禮。然母子生計苦矣。適某富翁家需傭工。信成應之。月得四五元工資。悉以養母。主人有三子。俱喜習武。家中有教師一人。日日教之。信成事暇。亦稍稍習也。顧其性聰穎。一見卽知。一練卽熟。不三年而技出小主人上。師喜之。主人重之。不復使傭工。令其日侍小主人側。相研武事。以此三小主人均有進步。允禩有喇嘛師名呼畢者。好漁色。常出入宮禁。宮女之被污者。不知凡幾。憚於聖威。不敢放肆。無已乃求之外。且紅教喇嘛。不禁婚姻。而滿俗女子。又以親佛身爲榮耀。而漢族婦女。素以禮義貞節自範。不爲所惑。然失身者亦大有人也。一日。信成之母金氏。坐於肆內。呼畢騎馬過。見而悅焉。下馬入肆。佯購物而與之調笑。金氏不之理。繼而自維曰。方今聖上重視喇嘛。貴族婦女。欲一親以爲榮。况我我家婦。我家一貧如洗。苟能賴其力。使我子得有一官半職。出人頭地。無不可也。笑迎之。於是呼畢之足跡常現於此肆中矣。或人知之。陰有煩言。然終不敢直言。恐爲喇嘛知。以之喪身敗家也。金氏本美於姿。今雖年老色衰。而天然

風韻不減當初。故呼畢一見傾心。一日之晚。呼畢重來。強之入內。金氏泣不語。呼畢曰。數日不至。卿豈怨我耶。金氏搖首哭如初。曰。然則有人欺爾耶。速告我。立爲爾出氣。金氏仍如前狀。呼畢曰。卿有所苦。儘可直言。我自當爲爾設法。金氏始收淚。徐徐言曰。我家自丈夫死後。母子衣食維艱。幸我子爲某富翁傭。得資以供我。苟延殘生。不致凍餓以死。今旣爲爾憐愛。加以垂青。望爲我子謀一職。則老身感激靡涯。呼畢曰。此易事耳。盍不明言而作是態。使我捉摸不定。心中難過。拉手入內。共參歡喜緣。一日。允禔無事。閒坐觀書。呼畢來。合十曰。阿彌陀佛。主上其知有金剛神士下凡乎。允禔起問曰。金剛神士。我固求之而不得者也。我師云云。不知何所指。乞道其詳。呼畢曰。諾。有一人也。姓陳名信成。父去世。母在堂。有神力。精技擊。考之星象。係金剛入世。若得此人。可與謀事。欲得之。非以恩結其母不可。我已爲主上得一策。不知主上其許我一言乎。允禔曰。苟與前途有益。無不允者。呼畢曰。此人在京。旣無親戚。又無故舊。且家貧無立錫。

地主上能出錢爲彼造精舍三間以居其母。供其飲食。而後擢爲要職。未有不盡力爲爾謀也。允禔曰。與大師二萬元錢。立爲彼料工造屋。何如。呼畢領金唯唯。出奔至金氏居。告之。金氏大喜。益厚待呼畢。卽日興工。由呼畢主其事。一月而告竣。呼畢覆命。擇日令信成奉母至新屋。復携信成入謝允禔恩。允禔問曰。據呼畢大師言。君擅技擊。請君一試。以便擢用。曰。習之已久。或恐有忘。承主上不棄。厚禮有加。敢不如命。不知主上欲試者。軟功乎。抑硬功也。抑器具也。允禔曰。何謂也。曰。以言軟功。則專從氣上着想。或吹氣傷人。或伸指洞人。以言硬功。則主拳擊角力。拼氣刀不能傷。劍不能斫。以言器具。則使槍弄棒。擊劍流彈。允禔曰。先器具。次硬功。次軟功。信成曰。諾。卽於架上取一槍。奔至空地上。上下左右。一一旋舞。最妙處祇有白光一道。不見人影。允禔稱賞。畢則立於空地上。兀立不動。令數十人圍擊之。兩手一格。數十人跌出丈外。又張口一吹。面前大樹震動。葉瑟瑟作響。以中指一伸。而樹幹爲之洞。允禔擊其背曰。君真力士也。我

居處無人護衛。君其充之。信成謝恩而退。於是允禔出處。信成在側。未嘗或間。顧其心猶不足。曰。主恩深重。苟無奇功以報。終覺慊然。後母死。守喪半年。甫銷假。而百刺被殺之事。聞於允禔。允禔方聚集左右。問誰能復仇。左右相顧愕然。乃罵曰。何我手下無一人耶。信成聞之。乘機起曰。可以有爲矣。人生在世。當做一番事業。雖死猶生。并可以報德。一舉兩得。何樂不爲。請命於允禔前。期曰。十日以後。定可覆命。夫允禔自打獵後。胆甚怯。閒居常有備。某晚。允禔與野鶴雲師三人密談於寢處。忽聽更夫敲三更。曰。時晚矣。二位盍去安睡。二人曰。諾。正欲退出。窗上有豁刺一聲。似以刀撥窗者。立而待。一劍飛入。直落允禔頭上。雲師曰。待我收之。以帽一投。劍落帽內。一人由上下呼曰。何物狗頭。敢收我劍。速還我。不則立取汝命。雲師笑曰。如此末技。亦欲獻醜耶。苟見機。請速退出。我與爾無甚仇。不欲相害。信成怒。以彈擊之。來勢洶洶。不能禦。行見爲其所害。急閃至左側。鏘然一聲。劍已入野鶴手。信成見彈劍俱失敗。飛腿跌野鶴臂。野鶴越

其後以手拍其肩痛甚。將身一聳直上屋頂。以瓦片擲下。野鶴隨之。信成逃。野鶴追不少讓。及焉。執至允禎前。允禎伏於室隅。面無人色。野鶴曰。主上無憂。奸人已執至矣。允禎始心定。

再說允禎自信成出後。日夜不安。以待回音。由十日而百日。不見其回。或有人云。已被殺。屍棄於野。疑信參半。後夢寐間見信成來訴苦。方知爲真。當信成被執時。允禎面無人色。經野鶴一呼。始神定。乃問頃間情形。野鶴一一以告。允禎詫異良久。乃牽信成出。斬之。暴骨於野。一面報告聖祖。云昨晚宮內有刺客。微野鶴雲師二位力。我幾不保。聖祖曰。然則二位有功於允禎。當善事之。允禎曰。諾。時野鶴之母又來。曰。蒙主上不棄。允爲老婦造茅屋三間。藉以修養。不知何日動工。允禎曰。微老姥言。我幾忘之。卽出金五萬交野鶴。令主其事。卽日興工。半年而成。一面報告竣工。遷母入內。一面請於主上。曰。當我在靜修寺時。有徒衆百人。均精技藝。能爲主上助。主上其許我邀彼來乎。况諸王子均極力勇進。

廣收武士。而子祇有我二人。須知我二人寡不敵衆。急而謀之。不可得也。允禎曰。大師之徒。均擅技術。我所習知。但此間狹小。不能容納。奈何。曰。新造之屋。甚大。百人無憂也。曰。然則大師爲我前往。盡邀彼來。野鶴曰。可不數日。百餘喇嘛。悉來京師矣。乃命所居曰梵宮。一日。聖祖早朝。野鶴入謁。聖祖大悅。賜坐左側。問曰。大師何來。居何所。曰。我自西域來。承太子厚待。造梵宮居。我有弟子百餘人。亦在此間。平日誦經設醮。皇上其能一臨乎。聖祖曰。姑俟異日。光陰迅速。野鶴居梵宮已二月。忽有小黃門持詔來。知聖上十日後來梵宮禮佛。野鶴送小黃門出。退謂允禎曰。聖上於十日後來禮佛。不有設備。無以悅聖顏。欲設備。非十萬金不可。而十萬金又無從籌得。故與太子商。允禎曰。十萬金乎。儘可向我取。但能使聖上知我與爾輩居。修德向善。於心已足。野鶴曰。主上能出此。無不可爲者。於是梵宮內忙碌異常。已而期屆。諸喇嘛多夜半起。焚香持誦。東方已白。旭日初升。野鶴雲師率衆人跪於頭門前。以迎聖祖。日中猶未至。忍飢以待。

候聞人聲由遠來。先一騎。卽前日捧詔之小黃門也。手持一牌曰。聖上在後。將至。請諸大師預備接駕。野鶴領之。有頃。聖祖至。野鶴雲師在前。諸僧在後。膝行而前。合十曰。阿彌陀佛。僧人等待駕久。佛事布置稍稍有序。聖上入內坐。一觀我等佛法。聖祖前進。諸僧後隨。至中堂。供大士像。允禎跪於前。聖祖見之。呼曰。允禎已先在耶。允禎不動亦不答。野鶴代答曰。禎王子聞聖上來觀佛禮。先三日而至。指導一切。且昨夜一夜未睡。跪於佛前。爲聖上禮經。且默禱聖上萬歲萬歲萬萬歲。聖上喜曰。允禎眞孝子也。我念其勞苦。請大師於衆僧中擇一德高者以代。可乎。野鶴再拜答曰。聖上命無不可。卽指一年事稍長者曰。琦琛。聖上念王子勞苦。欲令有德者一代。爾德較高。可以任。速來謝恩。琦琛趨至聖祖前。三跪九叩首以謝。允禎遂來侍帝。堂中有桌五十四。桌上各有香燭。烟塵繚繞。目爲之迷。聖祖問何用。曰。此禮懺之壇也。言畢。鐘聲響動。諸僧排列前。每二僧合跪於一桌前。聽令誦經。野鶴辭去。曰。此爲誦經時也。當往指揮。暫離御下。

言畢而去。以手擊磬。諸僧齊聲念。聲震屋宇。歷二時而止。野鶴謂聖祖曰。何如。曰。非尋常羽士所能及。已而役人端上素餐。野鶴雲師侍。諸小僧亦退下休息。進膳。乃進至第二道堂上。中列十地獄。有行在破橋上墮水者。有爲蛇狗所囓者。有放在臼中舂者。有放在油鍋中煎者。有繫在柱上。旁人以鋸鏟之者。一如生人無異。野鶴合十曰。阿彌陀佛。生前作孽。死後受殃。惟望諸孽鬼再轉輪迴。重爲善人。聖祖曰。惡人受苦。形容至矣。再進至第三道上。中設一壇。聖祖問何用。曰。是用以作法。號召天神。使爲我用。聖上請坐。待我使之。卽入內齋戒沐浴。更衣而出。立壇上。念動咒言。一人自上墜下。揖而問曰。將軍見召。有何吩咐。曰。聖上在此。急請西方善歌舞之女子來。一獻技藝。以動聖聽。以娛聖目。其人諾諾而去。不久。挾一十五六齡之好女子至。野鶴曰。速歌一曲。繼以舞。盡爾所能。母稍怠惰。女子曰。唯。卽引吭而歌。聲高處如虎嘯猿啼。胆爲裂。聲細處如蚊鳴耳。聲尖處如敲金石。聲鈍處如撞木鐘。抑揚頓挫。曲盡其妙。歌畢而舞。體態輕

妍風姿綽約。飄飄欲仙。霓裳之曲。無以過也。聖祖稱讚不已。令女來前。問以姓名年歲。曰。姓李名芬芳。西域人氏。聖祖抱置膝上。撫摩不已。有頃女辭去。聖祖令野鶴出百金賞之。女謝而去。乃問野鶴以故。曰。此秘法也。不可語人。夫古昔天子都肉食無能。深居宮中。逸樂外不復知別事。聖祖雖賢。其能敵奸滑之野鶴乎。當未事之先。已擇弟子中之輕身者。伏於壇上作法。時倏然下降。人不能知。受令後又倏然去。女則一妓女也。野鶴本非出自喇嘛。其所以自名爲喇嘛者。欲混迹京師。以掩人目也。而紅教喇嘛。又不禁色。故野鶴入京後。常與允禎出入花叢。有李芬芳者。南妓也。工歌善舞。吳越人重視之。以債負故。挈母來京。樹艷幟於東城內。與允禎野鶴值愛之。報效幾萬金。繼爲之脫籍。賃屋而居。爲野鶴小星。佛事之前。囑其如此。冀博聖祖歡。孰期聖祖果中其計也。第四道臺上爲歡喜殿。中供男女歡喜佛各一。云求之可以生子。時將夜分。聖祖稍覺倦容。坐而憩。謂野鶴曰。佛法無邊。普照十方。善男信女。觀此而益信。時已晚。欲回。

去。明日當有物賞汝。野鶴謝恩。率諸僧送之。翌日。小黃門持詔珍物來。野鶴偕衆僧跪接。小黃門宣詔曰。封野鶴爲國師。雲師爲教主。匾額一方。名其居曰樂修。授詔畢。卽備素肴款小黃門。而以珍物分給衆僧。卽入朝謝恩。聖祖忽動容問曰。允禎王子好佛事。與大師交。不識此子生有來歷否。野鶴知問意。乘機答曰。禎王子其人。乃天宿入世。大有作爲。大統之繼。或卽其人。聖祖不答。而眉目間似有喜色。一若曰。汝意與我同也。

第四回

進讒言允禎遭繼廢

施蠱術野鶴逞陰謀

野鶴聽聖祖言。觀聖祖容。知其有意於允禎也。乃謂允禎曰。十萬金之功已見。太子何以報我。允禎曰。敢問何謂也。野鶴以聖祖言告曰。苟事成。則諸事均能任大師意。我不強也。雲師曰。允禎猶在。一旦廢之。恐失人望。不若如此如此。則天下人之耳目。可以盡掩也。允禎曰。善。一日早朝。有都統王某持一本上。伏地啓奏曰。命婦徐氏。世居京邸。三年而寡。皇太子允禎以利誘之。以威迫之。遂致

失節。不知何故。又被見棄。自思命婦失節。乃天理所不容。人人所同棄。聖祖閱未半。大怒曰。觀此敗德。將何以服天下人心。而徐氏復叩闕請求伸雪。其詞曰。氏世居京師。素知婦道。文君新寡。不肯私奔。祇緣小立門前。閒看市景。爲皇太子見。徘徊不去。挑以微言。氏自念清白家聲。何忍墮此。遂閉門不出。何圖某日夜半。有人叩門。氏思半夜客來。常人且惡。況如我乎。不之理。有頃。屋上有聲。氏知有異。急披衣起。挑燈燭之。一僧已立於前。氏正言叱之曰。我聞釋家清淨。不涉淫私。子又來此何也。僣乎盜乎。速出去。我不爾責。僧笑曰。我之來無他。爲爾作伐。重完好事也。速出迎。皇太子在門外久矣。氏怒曰。好言相勸。猶不知退。尙欲嚙舌耶。我願拚一死。以殺爾賊禿。持棍擊去。砰然一聲。中柱。兩手震痛。蹬於地下。僧在旁念念有詞。氏遂昏迷不醒。一少年與我同枕睡。兩手抱住。狀至親暱。急下牀問汝何人。潛入人家。污人命婦。亦知有法律在乎。少年笑曰。法律乎。我家物也。有甚虧處。曰。法律所以懲人之奸惡者也。我將爾送至有司。看爾能

逃法網乎。曰。法。有。祖。可。行。之。於。常。人。而。不。能。及。於。我。也。復。告。曰。我。當。今。之。皇。太。子。未。來。之。帝。也。汝。已。失。身。於。我。能。從。我。我。卽。位。後。立。爾。爲。西。宮。快。樂。一。生。意。謂。何。如。我。默。爾。不。答。既。思。曰。我。已。爲。彼。汚。名。可。洗。實。不。可。洗。也。能。如。是。於。心。亦。可。乃。曰。可。則。可。但。不。知。太。子。之。心。真。乎。曰。如。背。誓。者。有。如。天。日。遂。許。之。此。後。太。子。每。十。日。一。來。來。則。必。有。許。多。物。品。賜。氏。不。料。去。歲。仍。由。惡。僧。指。引。另。眷。一。人。與。我。斷。絕。矣。氏。之。所。以。如。此。者。始。以。法。誘。繼。以。利。給。終。至。見。捐。徒。供。人。之。指。摘。人。之。吐。罵。於。心。難。忍。且。法。定。於。上。而。行。於。下。民。人。犯。法。皇。子。獨。不。犯。法。乎。據。情。詳。述。上。瀆。天。聽。將。太。子。治。罪。則。民。感。同。天。地。也。王。退。而。李。某。亦。挈。一。本。上。詞。曰。爲。被。奪。名。馬。殺。死。人。命。請。求。追。查。事。民。人。金。筱。元。販。馬。爲。生。故。家。中。畜。有。良。馬。一。價。在。千。金。外。我。子。時。常。騎。也。一。日。騎。馬。出。爲。皇。太。子。與。一。喇。嘛。見。強。令。其。下。出。洋。百。元。欲。購。去。我。子。笑。曰。此。名。馬。也。千。金。尙。不。肯。售。況。此。區。區。太。子。怒。曰。汝。太。不。知。禮。爾。有。良。馬。理。宜。送。至。宮。中。今。尙。欲。勒。索。耶。我。子。曰。天。地。之。間。物。各。有。主。

我之馬。是我爲主。肯不肯任我。便子何強人所難耶。且人之有寶物而內獻者。意有所求也。我無意於功名。故無求於上。亦無所獻於上也。喇嘛上前以刀殺我子。牽馬而去。伏思民間搶奪。尙有專條以科之。況皇上之太子乎。夫殺我子者。雖爲喇嘛。而喇嘛乃太子身畔人。喇嘛之所爲。即太子之所爲也。有太子。而後有喇嘛之恃勢凌人。長此以往。京中其有寧日乎。故上聞天聽。大發慈悲。誅此喇嘛。爲小民謀福。則受惠者豈特小民一人。聖祖閱既。點首不語。李某始退。最後刑部主事何某。叩首言曰。臣民冒死上言。乞聖上審奪。夫聖上之所以使諸王子師事喇嘛者。冀以佛法感之。使彼從善也。誰知太子允礽自師事瑪摩以來。柔忍之性。變爲剛愎。慈善之懷。養成暴虐。假瑪摩一二小法。藉死士細微技術。奸淫殺害。無惡不爲。此其小者。最可慘者。將我表姪家一門殺盡。我舅兄周鳴岐者。曾位列部中。去歲病歿。子三而女四。均擅姿色。生長閨門。素嫻禮教。從未現色相於都市也。會舅兄殯葬熱河。闔家送柩。時太子允礽與瑪摩在側。

一見生羨相謂曰。此三美者。天上安琪兒也。不知誰家人氏。思有以染之。越四五日。全家回京。瑪摩謂允禎曰。我已知彼美居處矣。今晚可從事。惟彼家牆垣甚高。一時不能入。非方力士同去不可。方力士者。允禎之衛士也。擅跳躍術。雖三四丈無憂也。入晚。三人微服出。伏於暗處而伺。將三更。瑪摩謂方力士曰。可行矣。子先負太子逾垣入。我則往屋上尋三美之寢處。蓋三美共居一室也。方力士負允禎至。瑪摩乃揭瓦下。出門迎允禎入。三美聞聲醒。欲出呼。而各人被上。有物壓住。不能起。任彼欲爲事畢。各起欲出。三美亦均起。墮樓死。家人聞聲驚起。瑪摩謂方力士曰。事急矣。不可不動手。拔劍盡殺其家人。言之悲痛。爲今之計。聖上惟有去瑪摩而拘太子。庶可以平民忿。而不失爲聖主也。聖祖仍不答曰。諸臣有事速奏。朕已勞倦欲休矣。諸臣聞之。不敢多言。相率退去。不數日而正式廢太子之詔定矣。

但太子允禎之惡聲。何以時聞於聖祖耳鼓。是亦有故。夫諸皇子中。荒遊無度。

者在在皆是。卽所師者。豈止瑪摩如是。而假充喇嘛之野鶴。亦無不如是。諸王子之穢言惡行。不聞於上。而獨允礪之事。布露於人間。閱本回雲師言曰。如此如此。可以掩盡天下人之耳目等語。而自明。先是有王狗官者。允礪之侍從也。家本越郡。自幼遊蕩。不事生產。父死母棄。遺下一二萬家財。不數年而告罄。走訪昔日諸好友。不復識。始悔曰。世態炎涼。多財多友。我年少。閱歷淺。致受若輩玩弄。如此濁世。不欲居矣。往告祖廟。大肆已咎。大哭而暈者屢。再拜出。至旁居某禪寺。披剃爲僧。主持法華。粗而野。不知禪越。但日常督率諸小僧誦拜爲能事。狗官厭之。曰。如此無能。亦欲爲一寺之主耶。我不耐居此矣。旣思曰。去此外。出一時無棲止。徒自苦耳。後聞人言。清聖祖頗重視喇嘛。凡四方無依之僧人。一假喇嘛名義。便可混跡京中。任意妄爲。無罣無礙。苟能好自爲之。亦可以之發迹也。乃由杭至京。化緣度日。一日。至山東界之某寺。住持爲一老僧。名普發。有道者之僧也。扶杖出。撫狗官頭曰。塵緣未了。慾性勃勃。非我類也。問何所來。

何所。往狗官曰。由來處來。往我欲往。上人心中已有成竹。復欲佯問何也。普發曰。我見爾行囊空虛。不能久行。故以問。我有千金爲爾行贖。立命小沙彌取出。授之狗官。狗官辭。普發固與之。始再拜收下。越宿卽行。直抵北京。無復有遲遲化緣度日之苦也。在昔專制時代。門禁森嚴。欲入京城門。有時或不可得。况欲面見太子乎。旣不得入內。又不得見主上。則此來也。等於虛行。但專制時代。帝皇昏愚。全憑一。二大臣調撥其間。賣官鬻爵。賄賂公行。上者如是。下者效之。於是欲入皇家門。非從小黃門賄賂不可。遂以普發所惠之錢。除用去外。悉以送之小黃門名琪兒者。於是狗官得出入宮中矣。狗官爲人性機警。工媚術。得聖祖歡。令其陪允禔讀。晨昏月夕。常相晤談。情之密。兄弟無過也。瑪摩入後。允禔舍狗官而親瑪摩。狗官恨入骨髓。然亦無如之何。會允禔欲利用雲師言。散布謠言於外。以譏允禔。狗官聞。乃請於雲師曰。太子穢行。我皆知之。如……當爲爾謀之。雲師曰。能成功。以千金賞汝。并受爾爵。狗官再拜而出曰。姑與我以十

日期定可覆命者。不出半月。諸大臣紛紛上奏矣。夫狗官何如人。不過一假喇嘛而已。何其魔力能使諸大臣爲其用也。是又不可不一述。王某李某何某諸人。皆漢人而仕者。常見滿人蠻橫。苦我小民。心中不快。曰。如能爲。則必有以顛覆之事爲人聞。告之狗官。且言三人均好歌舞。而於女子爲最。狗官聞之。曰。我之再能發迹者。在此三人。乃出其所蓄之資。來吳中。選購民家女之有姿色。三人帶回京中。豐衣美食以待之。延名師以教之歌。授之舞。半年而成功。乘機以動。適與雲師遇。慨然允之。退而往諸大臣家獻歌女。我書至此。閱者諸君。必有疑我言之荒謬。曰。王李何三家。係貴顯之家。豈容外人隨便出入。曰。諸君言甚是。但祇可謂常人。若云喇嘛。則不在此例。清制凡喇嘛可擅入人家。無所顧忌。是以淫亂之事。常以此而出。狗官之往各家也。非特不之拒。且備受歡迎。竟延入客室。與之閒起居。狗官乘間進言。曰。諸大臣爲民謀利。終日勞碌。其有以娛樂乎。皆曰。無。曰。我有歌女三四人。善歌能舞。諸大臣其肯駕臨一觀乎。曰。

大師意。自當受領。但外人耳目。亦可稍遮。狗官曰。諸大臣真謹謹者。獨惜身爲太子。猶然一味荒淫。入夜可借三四女來。以與諸大臣一樂。三更將屆。靜寂無聲。有一家歌聲樂聲。相繼不絕。斯何家也。王大臣之家也。歌者舞者。卽狗官所自選吳郡之四女子也。四女子之色藝均臻。上乘。大爲三人所悅。曰某也色冶。某也姿好。某也長修有度。某也纖細適中。狗官笑謂三大臣曰。三大臣如不棄。在下當以此三女奉。三人笑而不答。狗官復謂三女子曰。爾輩草姿。承三位不棄。優禮相加。青眼相待。非分幸也。當益謹慎。毋拂三大臣意。何某謂王李曰。如大師者。眞解人也。必有以謝之。以招狗官前曰。我等欲重賞汝。以錢則有。賸大師以物則恐不合用。還請大師自言。狗官曰。此小事也。野夫理宜奉報。請勿言及。三人固請。始曰。以言財物。野夫均無缺。所欲求者。太子允。荒淫無度。作惡造奸。野夫目睹其所爲。於心不忍。欲諫不聽。欲訴無由。三位大臣。朝廷命官。苟能以本上奏。無不有效者。三人曰。欲言者久。奈未得確證耳。狗官曰。已覓得矣。

一一詳告。三人曰：大師退，靜待好音。未幾果驗。狗官奔至雲師前曰：事已成矣。請從我。請雲師曰：聖上接本後，龍顏大怒，身爲太子，猶然作奸犯科，不知王法爲何物。將來何以治民。何以御下。必有以懲之。方可告無罪於庶民。故我知事之有成。君之所言，請速踐。雲師曰：此空言，或不能見之事實。我何以對允禎。言姑俟一二日。事出後來未遲。狗官無奈，退去。已而廢太子之詔下。諸王子均欣欣有喜色。允禎爲最。遂令雲師宣狗官來，以千金與之，而加爲衛士。狗官辭不受。曰：苟太子不忘我，請爲我於京外覓地造屋以居。我使我有不致流離失所之苦。我心已足。允禎曰：我有求汝，故令汝爲衛士也。須知衛士一職，要職也。非我親者，非我識者，不得也。我以子爲親，爲識，而子不肯去，是子絕我也。狗官曰：非也。我之所以不居於衛士者，以主旁有野鶴雲師在，奸人可以無憂。且我生性閑散，不肯幽居於一處。要主上之爲覓地構屋者，得遂我優游林下之福也。時野鶴進，附狗官耳語不數句。狗官笑曰：若此多居數日無妨。

第五回

千里求賢奧琛初試法

三年造藥聖主欲長生

聖祖廢太子之詔下。而各王子謀儲之念亦尤切。喇嘛之聲勢。炫赫一時矣。夫允礽本太子也。一旦廢之。心中不甘。乃與黨羽謀。曰無他。能有勇猛無敵之武士。暗刺之。則氣可消。忽一人躍起曰。我已爲主人物色一人。如彼來。則事不難立成。衆人視之。乃謀士陳光弼也。允礽曰。君有能士。何不早言。曰。賢士之出也。以時。非其時。雖以厚禮相加。亦不肯出。卽出。亦不肯出力。以人當安逸時。每不肯盡納智言。非特說者之言不行。卽其人亦不爲人所重視。今日處四面受敵之境。無復傲慢之態。無傲慢則能用人。而人之用於子者。亦必竭智盡忠。以爲子謀。上下一心。事無不濟。允礽曰。光弼之言。金玉之言也。使礽銘感無地。所謂賢士者。何姓何名。何地人氏。速告我。當躬往求之。光弼曰。賢士不知其姓。但知其名爲奧琛。紅教喇嘛之正宗也。現在西藏托林。佛法浩大。能呼風喚雨。移山倒海。或隱身。或化術。或遁天。或入地。無一不精。無一不妙。且精技擊。能飛劍殺

人能吹氣使人死。其手下徒衆有數千人。遍布天下。若得此人。則數千人皆歸於主上矣。有此數千人。則無患人之不我服也。若云躬往。似可不必。允禔曰。然則托君一行。光弼曰。可。惟主人必須備一書。允禔曰。如君熱心。不可多得。將來事成。君之功也。出銀三萬。授之光弼。半年而達。卽謁奧琛。以書進。奧琛閱既。笑曰。奧琛亦有知己乎。君途中跋涉。困頓已甚。退去休息。如是者十日。奧琛終不言行。光弼懊甚。一日。奧琛設盛筵。以待光弼。光弼不進。奧琛怪而問曰。君奉命遠來。未曾爲爾接風。今稍有暇。不得不與君一叙。孰知君視若平平。豈不足以邀君之一顧乎。光弼曰。大師厚意。敢不領受。所以不卽食者。蓋思主上心切也。我主一受廢嫡之挫折。再受諸王子嫉妬。中心鬱鬱。刻不自安。所望者大師也。我辭主來後。期年將至。而大師猶不言行。故雖有盛筵在前。念及我主。何忍獨食。大師能允我行期。方敢進食。奧琛曰。君言行期。明年正月行。二月卽達。今夜痛飲一番。明日再與爾言。光弼無奈。稍進一二盃。日天初明。奧琛卽來。光弼寢。

處曰。昨晚席間。觀君不歡。殊甚。我不復延遲。三日後。卽行。再遲十一日。卽可面主。光弼謝曰。若此。我心安矣。但我自京出。半年後始達。大師言三日。我甚不解。曰。昔長房有縮地之法。能以百里千里。萬里。十百萬里。千萬里。而成百里。十里。一里不等。君若不信。日後自見。三日過。二人行矣。甫出西藏邊地。見十數牧童。坐於石上。互相談笑。見輿琛。聚而與之戲。或以杖叩其頭。輿琛惡其無禮。欲懲之。佯與彼等笑談。而隨手以一碎磚。插於沙內。於是太陽高高在上。不稍下矣。久之。各牧童均覺腹饑。相謂曰。凡日傍暮回家。猶不覺餓。何今日若早而餓耶。欲歸恐爲主人責。欲住則飢餓無力。奈何。爲首者一人曰。據我看來。今日定有變故。向日我飯而出。夜歸而食。未嘗餓也。今日雖未落。而腹中軋軋多時。則此時之過於日常夜分也明矣。輿琛聞之。視光弼而笑。以手撥磚。磚倒而太陽倏下。諸牧童相顧失色。不能言。惟驅畜生前進而已。中途太陽又自西上升。牧童益驚奇。有狡猾者一人。見輿琛以手撥磚。磚倒而太陽亦倒。磚上而太陽亦上。

指謂衆人曰。此妖僧之所爲也。盍鞭之。衆牧童應聲上。而奧琛亦挺身前曰。此我所爲。以之戲弄爾輩者。看汝輩何法處置我。牧童大怒。以拳力擊之。奧琛東西避。觸牛羊身。直立不動。牧童見之。恐有變。撫之已殭。怒更甚。而擊愈力。擊愈力。而奧琛之逃避亦愈快。牛羊盡爲之觸。而斃。牧童駭極。號哭而奔。歸告主人。忽聞背後有羊叫聲。回頭視之。頃之。死牛死羊。皆疾馳而來。遂駐足而待。牛羊近而奧琛亦來。時各牧童咸以爲神。再拜求免。奧琛笑曰。誰叫爾輩戲我也。汝輩知罪。我亦不究。我有藥粉一大包。凡牲畜之有疾病者。以此投之。無不立愈。贈君等。備日後需。牧童等謝而後受。光弼莫明所以。問之。奧琛一一答。光弼大爲欽服。不一時。奧琛驚謂光弼曰。安慶城內有逆倫事。不懲之。恐與倫常有乖。我行將往。一警凶手也。光弼曰。安慶去此尙遠。大師今何以知其有變。曰。頃頭上有雲一道。紅光滿天。主有血案。且係骨肉間。故戾氣結而致此。光弼曰。旣知其有變。相距遠。一時不能卽達。所謂凶手者。早已逃矣。豈非徒勞跋涉。而無功。

乎。奧琛曰。去安慶一刻鐘可也。光弼欲問。而奧琛止之曰。毋多言。君閉目坐。我自法送爾去。光弼知其神。允之。聞四面風聲大作。己身如坐物上。騰空飛去。忽有人叩其肩。啟目視。已在城內矣。奧琛在旁笑曰。何如。光弼點首示可。二人遂閒走街頭。聞人云。東城門左側。有一家姓周名汝三。專事游蕩。不務正業。轉輾流爲無賴。終日躑躅街頭。或欺詐。或歛錢。人多皇皇然避之。似恐不及。有叔一去。世已二年。汝三以從弟弱。嬸母老。時往糾纏。始則稍稍資助。復見其終無遷善意。加以白眼。聲言曰。不與我二百金。則以嬸母穢言佈之大衆。看汝再有何面目見人。其嬸母一節烈婦也。自喪所天。閉門不出。專課其子。今爲汝三毀。不能忍。乃召之來。責之。汝三汗顏無地。嬸母始婉言曰。姑與爾百金。自爲營生。若再習不務正。則送之有司。治爾以罪。不復以爾爲姪。汝三羞慚。持金鼠竄出。欣欣入博場。不十日而告罄。無顏再往嬸母處。乃與同黨名拆天者謀曰。如此如此。汝三似不肯出此。既而曰。挺而走險。豈獨我耶。向拆天借錢二百。痛飲酒。

樓。黃昏時扶醉而出。躑躅街頭。似欲有爲。或人見而畏。遠遠引去。三更將屆。四下無聲。汝三之嬖任氏。與七歲之兒施生同臥。聞門外有敲門聲。急起點火。而三四人入內矣。手持器械。面塗采色。不能識。而任氏心中。以爲汝三也。無疑。呼曰。汝三。何太無心肝。汝不務正業。任意游蕩。將祖宗產業。揮耗一空。我念祖宗面上。時以錢助爾。令爾營生。嬖母之待爾。可謂厚矣。不知報德。料人夜來。手執利器。意欲何爲。搶錢乎。殺人乎。任爾欲。但汝之心肝。真狗彘之不若。汝三聞之。知事已敗露。曰。箭在弦上。不可不發。先殺施生。而及任氏。悉收其所有而去。今日鄰人晨起。方知有變。報之地方。然兇手不知何往。奧琛顧謂光弼曰。如此人者。眞目無王法。有亂綱常。不除之。不足以警天下。卽下榻於逆旅。以便夜間從事。入夜。奧琛解所佩劍。供之案上。再拜禱祝。劍忽不見。半時許。窗上有剝啄聲。呀然啟。劍在案上。而汝三之頭亦在。光弼在旁。咋舌不語。奧琛急以布拂劍。藏之貼身。謂光弼曰。今晚四更時分。我先送汝至京。報允禔。謂我二日後卽來。我

明日往有司處自首。夫官吏自此案發生後。卽差十數公役。四出追捕。一時尋覓無着。忽報小茗茶居內。有三人均死。頭又不知所在。官吏躬自往驗。確係被殺無誤。心大懊喪。曰。無名案件。紛至沓來。將來上司聞之。未免責我平日治理有疏等語。忽有三人頭落下。官吏見之。驚仆於地。不醒人事。侍者聞聲出救之。醒。徐徐下淚。謂衆人曰。我入官以來。諸事順手。無一難也。今則連起二案。欲追無由。欲辦無着。忽又飛來三頭。想又一樁重案。豈不爲難。師爺上問何事。官吏以告。師爺奔至三人頭前。立而視。旁有一紙。拆而閱之。云。無賴汝三。殺孀從弟。以奪產。天地所不容。人神所同憤。奧琛皈依佛教。救世爲懷。如此很心賊子。安可寬容。已仗劍殺之矣。同黨二人。與之同罪。誠恐殺人不報。成爲無頭案件。故不得不據情一述也。具名喇嘛弟子奧琛。師爺以之呈官吏。大喜曰。我以爲咎孰知其吉也。世事不可測也如是。卽繕本上奏。光弼以奧琛命。先行入京。覆允。命。允。訥。喜。曰。自君行後。一年於茲。念君之心。未嘗一日去懷。不知所事如何。

日成功矣。二日後彼必至。京復以途中所歷一一具告。允禔稱贊不已。二日後奧琛又不見來。允禔懊喪曰：「不至奈何？」行見他去。此不躬自往請之故也。光弼曰：「我主放心。彼等乃忠義士。不允則已。允則必踐。不能如期至者。殆另有故也。」言未畢。一人自上下。濃髯白髮。狀貌魁梧。非他。卽奧琛也。光弼謂奧琛曰：「大師來矣。盍迎之。」允禔跪以迎。奧琛笑曰：「承我主德。遠道來迎。野夫自當竭誠以報。所以遲遲來者。蓋途中另有曲折。不得不稽延也。遂以行濟南。有淫婦死。夫案起。已則如何下手。如何處死淫婦。掀髯樂道。狀甚得意。」允禔曰：「大師真豪俠士。路遇不平。拔刀相助。能行人所不能行。爲人所不能爲。我得大師。可以無憂矣。」一日。奧琛來。備受允禔歡迎。另屋以居之。選女以事之。務必盡其意。而後可。一日。來允禔邸。見一女子。年方十七八。面目姣好。雖古之西施王嬙。亦無以過之。奧琛見而心動。指以問允禔曰：「斯何人家女耶？」而艷麗若此。甘居此次。而爲奴隸。殆意有望於我主也。主其毋負彼。允禔知其意。惟以皇帝所賜以侍者。故不

敢言贈曰。此女亦大家女也。其父名震方。河南總兵。凡親戚故舊之往其營而求事者。不問其才之可否。悉收用之。有師弟名李三寶者。蠻橫人也。在鄉姦人婦女。奪人妻子。無所不爲。鄰有名王錦章者。貧家子也。有女名雲素。美丰姿。而堅貞不屈之志。非凡女所能及。而人之羨女色者。咸思染指。或則逗留門外。冀博其一盼。或則伺於道中。期與之一言。孰知雲素以禮自守。從未假彼等詞色。年已十八。猶未字人。父母以其愛之甚。不使其隨便結婚。致終身不快也。一日。與三寶值於途中。三寶見而心動。以言語挑之。以醜態誘之。雲素以其形狀可鄙。不覺爲之失笑。在雲素則事出無心。在三寶則心存有意。尾之行。雲素將及門。回頭視見三寶。猶在立而欲責之。三寶見雲素不進。奔上曰。卿有何語。速教我。雲素曰。所貴夫人者。貴有禮義。汝堂堂七尺之男子。當以禮自守。以道自範。禮所然也。汝不知此。以醜態相誘。以穢語相挑。汝之人格安在。速去。我不汝究。三寶聞之。曰。婦女之性。多作假惺惺。豈以責我者。欲掩人耳目耶。其心中又不

知何若也。立而待。以博其進門之一笑。已而日暮。三寶始去。曰。不親此女。誓不爲人。然無機會。不能卽行。會其舅家有事。父與母偕往。獨留雲素在家守門。三寶乘機往。被逐出。臨去。曰。子留心。毋謂我手段不弱。雲素知其言有故。未及夜。卽閉門睡。黃昏人靜。聞有啓門聲。起視爲三寶。雲素大驚。姑作整靜態以待。看彼有何舉動。三寶上前。欲加以非禮。雲素駭極欲哭。抵死不從。三寶出強硬手段。行見一塊白壁。爲其沾污。大呼有賊。三寶以刃嚇之。不動。鄰人聞聲進。見雲素臥於血泊中。三寶自後門逃去。遂報官請追究。雖不知主犯何人。而三寶心虛。離家出走。一時無立足地。乃往震方營。震方念老師面。納爲主計。三寶爲人精悍。有辦事才。旋擢爲出入糧餉會計。三寶私念曰。苟能善自爲之。無患不爲富家兒。遂刻剝軍餉。所入不資軍士惡之。聯名上訴。震方僅撤其差而不究。有紹坤者。陸姓。與震方積不相能。上表彈之。云。通同下屬。刻削軍餉。請爲查究等語。朝內乃使人查辦。得其實。卽撤其缺。而沒其產。誅其族。我父念其賢勞。祇以

用人不善。是以收其女。留養宮中。及我立爲太子。改名爲梨芳。以之事我。詔我曰。善視之。苟有虐彼。卽輕視我也。奧琛唯唯。不加一辭。已而允禔啓言曰。我之千里求賢士者。祇以我被廢後。坐受諸王子之迫壓。刻不自安。聞賢士抱濟世才有經綸志。賢士何以教我。故不辭勞苦。遣光弼邀賢士。奧琛曰。父子天下之至親也。今太子被廢。是失至親之情也。旣失至親之情。則父子亦如路人也。路人則以路人待之矣。爲今之計。孰若交結宦官。以通聲氣。聲氣旣通。則聖上之所欲。可以明瞭。乘間以制之。無患帝位不入於太子手也。允禔曰。大師言固是。但我親近人。多碌碌無能者。若以彼任事。不但無益。且有害也。奧琛曰。承太子不棄。自我有爲。我安可束手。我已探得皇上有信神仙意。若能以長生不老之藥進服之。可以精神頓增。長爲帝王者。有重賞。夫天下固無有不死之藥乎。爲此說者。不過以之欺人。藉以斂錢耳。我以聖上之念。而施之於聖上。無不合也。某日。聖祖方退朝回宮。小黃門入報曰。有一位喇嘛在外。自云來自西域。現住

太子允初宮中。能造一種藥。服之可以不死。聞聖上有意。特來進謁。聖祖令進。待以上賓。曰。大師之不死藥。如何造法。其說可得而聞乎。曰。夫人之所以有死者。以其精神過用故也。天之生人。本不限其壽之長短。其所以長。所以短者。有物以致之也。人不有知愚乎。知者心思靈敏。一觸卽知。一見卽曉。則其心目中現有快樂之象。樂而過度。精神以傷。精神傷。壽命卽短。愚者不知爲憂。無憂無喜。心中坦適。無往不樂。精神遂增。精神增。則壽命長矣。或所事過度。終日役。無少休息。身體日壞。精神亦日衰矣。或貪安無事。終日遊蕩。惡念橫生。念愈多。思想亦愈甚。身體亦受其影響。世不有豐衣美食者乎。食則山珍海錯。衣則錦繡皮帛。身體日燻炙其中。未有不敗。不有慾性者乎。苟無節制。亦受其害。陛下爲一國之尊。臨萬民之上。所事者萬民之事也。所謀者萬民之福也。陛下不可忽也。聖祖曰。姑試之。成則有賞。奧琛出。以告允初。允初遂命光弼往各地採取物料。三月而回。奧琛曰。物料已備。似宜從事。但有一至要物。尙未得也。允初

問何物。曰：此葯泡製。用火工有一年之久。歷風雨晦明霜雪。以收天地四時之氣。且製時假手女子。女子而非服者。親信不可。若云聖上親信。則除宮女外。不可。梨芳豈非聖上之所欲者乎。請撥我厚養之。使役此事。則此雖犧牲。而于太子一生事業。全在此舉。允初欲依其爲事。依之。夫奧琛之長生葯。眞能長生乎。曰：非也。殺生也。曰：製葯而眞欲假手女子乎。曰：非也。奧琛羨其色。藉此以遂其慾而已。奧琛自奉命製葯後。日與梨芳恣意淫樂。供其玩弄。梨芳雖不欲。莫如之何。一年已過。葯猶未好。聖祖屢使人來。云聖祖不耐。請大師從速。上。奧琛一面上奏曰：此藥煉時。手術頗繁。一有疏忽。不特無效。且有害也。聖上乃千金貴體。安可視同凡庸。所以不卽進也。一面又使人謠言于市曰：一年來京師城內。有紅光一道。光徹雲霄。今日而尤甚。或云係西域番僧造長壽藥。取天地四時五行八荒之精神而成。現在將成功。所以光更甚。此皆無稽之談。藉以欺瞞聖上。實則藥早已製就。不過其慾心未餒耳。復若干日。始繫梨芳與藥進。藥爲小

粒。紅色圓潤有光。御命小黃門收進。顧謂奧琛曰。大師賢勞。我已知之。見梨芳問曰。爾名梨芳乎。曰然。何瘦弱若是。奧琛恐洩其隱。趨前曰。此藥製時。當假手女子。而此女子日燻炙于藥爐旁。精神盡爲藥氣所收。以彼之精神。治聖上之精神。則陛下一人而兼二人之精神。庶可保永久而不沒也。聖祖曰。我精神已倦。二位亦清退去休息。日後有用。再來請益。二人唯唯。

第六回

仗劍入宮威逼艸詔

焚香默禱求現天書

聖祖雖有求神仙不死之藥之意。久而未得。今奧琛承命製丸。年餘而進。終不敢輕易嘗試。以致後悔無及。乃置而不用。奧琛自進藥後。日遣人往宮內探消息。一無動靜。知聖祖心有疑慮。不之用。退與允禔謀曰。無已。惟有作法以亂其心。昏其腦。無患不用也。遂命役人于天井內設一壇。壇上四圍糊以極稀之紙。後開一門。以便出入。于是奧琛與允禔繫手入內。奧琛居中。披髮仗劍。按步四方。施符念咒。晝夜不絕。如是者三日夜。不進食。亦不飲水。允禔倦極。依柱而睡。

方酣睡之際。聞壇上有劈拍之聲。驚醒。則見奧琛坐于壇上。緊合兩眼。鼻無氣息。一若圓寂者然。壇之前有五六巨人圍聖祖而毆。允礽天良發現。大呼曰。何來賊子。胆敢擊我父王。罪在不赦。言未畢。奧琛已起。笑曰。事成矣。明日當有好音。立回去安息。允礽問曰。父王每出來。必有儀仗。今獨自前來。被人拳擊。不知何故。曰。此非聖祖之肉體也。魂而已。翌日。果有人來。曰。日來皇上身體欠佳。精神不安。饑不思食。寒不思衣。渴不思飲。倦不思睡。皇皇然若有所失。思及大師藥。不知如何服法。請進一教。奧琛曰。諾。入內易服。隨小黃門入朝。小黃門進報。奧琛立于宮門外。以待聖祖。命之進。奧琛入。膝行前。跪地請安。聖祖命起。賜坐。曰。當大師進藥時。我精神尚好。身體亦健佳。自念與其病而服藥。不如不病。故注意于飲食起居。而不進藥。不料前日之晚。頭目暈眩。胸嘔作吐。以爲偶感惡暑。靜養可痊。未夜卽睡。波入夢魘。有五六巨人圍我痛毆。我何人斯。而能受此挫折。大叫一聲而醒。覺手足火燒。心神煩燥。全身疼痛。國醫立方。多不見效。

思及大師丸。不知如何服法。特請教。奧琛曰。我之藥。服法甚簡。祇須黃酒一杯。空心服下。立刻蒙被睡。汗愈多而效用亦愈大。如不放心。我每日來視。聖祖曰。大師真忠義人也。又謂小黃門曰。如大師來。不必報。竟請入內。由是早晚宮門上。常有奧琛蹤迹。夫聖祖自進藥。大發熱。舌枯口燥。汗流如珠。汗愈多而精神愈倦。終日昏昏睡。不思飲食。諸大臣紛紛入侍。簽謂奧琛殺人。且奧琛爲允禔親信人。奧琛出此。顯係允禔被廢。懷恨出此。則允禔者。天下之無父無君者也。而諸王子見此情形。不能無疑。終以謀儲心切。不之及。一日。允禎與野鶴雲師入視聖祖。知其不起。進而相議曰。天下得失。在此一舉。宮內事雲師主之。宮外事則野鶴爲謀。聖祖服藥後。六日不知人事。第七日晨。忽清醒。顧左右而謂之曰。我病已深。不可救矣。儲皇事我未預定。孰去孰就。惟諸位大臣謀。言畢淚下。諸大臣慰之曰。聖疾係積思過慮。損傷精血所致。好好修養。不久自愈。然儲皇事却不可不早爲之謀。或曰。允禔荒蕩。不可君也。或曰。允禔過剛無謀。亦不可

主治天下。允禩殘忍。誅殺無度。亦不能成大事。惟允禎則聰敏善斷。用人不疑。可以君天下。同聲一辭。跪請聖祖立爲天子。聖祖曰。諸大臣言實獲我心。姑退去容我思之。于是衆人均默爾而退。聖祖強起草詔立允禎爲皇。未及半而奧琛至。聖祖卽藏過。奧琛問曰。頃我來。皇上形色倉皇。似有所懼。不知何故。聖祖曰。病者精神困頓。腦筋衰亂。偶有所觸。惴惴以懼。今大師倏也。屣至。我聞聲而懼。是以倉皇。望大師勿怪。奧琛曰。藏于懷中者又何耶。聖祖變色曰。此家國事。非大師所宜聞者。奧琛叱曰。家國事乎。家國事天下事也。天下事人人可得而與聞也。何我獨不可。拔劍起曰。聖祖以我爲方外。何能爲也。故敢廢除允禩。又欲草詔還位。我爲允禩親信人。當盡心以爲允禩謀。速毀詔。不則莫謂我劍不情。聖祖曰。允禩荒淫暴戾。趨天下所深惡者。允禎深毅果斷。視才若命。天下所同好者。苟舍此而從彼。失民意也。我身登大寶。爲民行政。宜以民意爲歸。大師不聞得民心。則爲聖王。不得則爲獨夫。我狗大師請毀詔立允禩。允禩不得

民心雖爲天子。又豈能久。奧琛不聽。以劍置聖祖肩上。聖祖無奈。始以詔出。奧琛隨口念曰。朕承先業而主萬民。卽位以來。日夜不安。以冀爲民謀利。爲國保安。雖無大德可稱。亦無大愆于人。方期今後益自奮勉。不謂天不福我。病魔隨來。長此因循。朝事不視。民事不顧。于心不忍。還位之心。不得不發。但默察諸王子中。舍允禎外。無一人也。故詔允禎卽位。允禎其諦聽之。奧琛念至此。大怒。擲而擲之地。曰。不草立允禎爲皇詔。立以爾血膏此劍。聖祖聞言。面無人色。奧琛促之再。始提筆書數字。曰。朕無狀。不能上獲天心。下順地利。中致民和。謹以皇位傳之。允禎願天下人民其共事之。書畢。投筆于地。長嘆一聲而昏。奧琛卽出。至宮門。一女子在也。奧琛以詔授之。曰。速以此往允禎處。成則重賞。如有變。故死不貸。女子曰。諾。受而藏之胸中。往前直奔。不數十步。忽足踏一物。高低甚。跌一交。膝爲之碎。以正事在。不敢久留。抱痛而起。仍前行。似背後有人探其囊。疑而不走。以手摸懷中。空無所有。四下追視。亦無人在。急極而哭。哭而量。量而醒。

醒而自刃。夫奧琛自逼帝草詔。出授女子後。復往宮中。默視諸大臣之行爲。如有異議者。立以劍相向。不謂諸大臣相謂曰。先帝有詔在。敢不惟先帝命是從。取殺身敗族之禍。貽子孫之憂也。奧琛曰。衆人心嚮。可以無憂矣。我其出而謀登位事。辭諸大臣而出。抵宮門。見一女子。臥于血泊中。係自戕者。近視之。非他。卽授詔之女子也。無暇窮其極。立前。不百步。見無數居民。聚而觀榜。曰。允禎卽位矣。允禎卽位矣。奧琛驚曰。頃之詔。我明明見其寫允禎。今又爲允禎。怪不得女子之死也。旣而曰。如爲女子所爲。則女子有功于允禎。必受重賞。何又死也。中心疑慮交集。乃回允禎宮。曰。事已去矣。事已去矣。我之功沒矣。我無法。最後惟有以血肉一相擽耳。允禎問何故。奧琛以如何聖祖寫詔。如何被迫廢詔。如何懷詔出宮。如何遇女子。如何見女子自殺。如何人民觀榜。若此離奇事。不知誰人主持其中。最可怪者。聖祖寫詔時。我明明見其寫允禎二字。今變爲允禎。字迹筆劃。絲毫無異。是又何也。允禎曰。此必允禎手下人之所爲也。不報斯仇。

誓不爲人

女子何人。梨芳是。梨芳自撥歸奧琛。名爲供役煉藥。實則恣其淫樂。供其玩弄而已。梨芳常暗自垂淚。曰。我本清白身軀。名家閨女。祇緣先父用人不察。爲其所害。皇上高明。垂憐及我。免膏血刃。淫僧何如人。胆敢污我。今又欲利用我。我本不之允。自維曰。此事非奧琛事。允禔事也。奧琛爲主。我亦爲主。安敢辭。卽懷詔出。方忽忽前進。不覺足下有物。絆而仆。起而復行。似有物自懷中出。以手探之。則詔已不翼而飛。予思此詔果出聖上。願意與否。予不之知。但知爲聖上詔。允禔卽位之階也。詔失。是違聖上。并失允禔一身功業。有何面目再生人世。言畢。自刎而死。當奧琛進宮煉藥時。允禔雲師野鶴等聞其事。相謂曰。此僧奸詐。必有事也。盍備之。野鶴曰。太子宮中事。則雲師主之。恐有人行刺也。外事則野鶴自主之。夜間復于梵宮內齋戒沐浴。焚香虔誦畢。出天書一卷。供之案上。叩首而閱之。云某月某日某時。皇上被迫草詔。傳位允禔。苟能預伏于內。見一女

子急急前進者。執而搜之。詔可獲也。野鶴大喜。指而謂雲師曰。我主一生事業之成敗。全在此舉。我輩助主成功。亦在于是。爾我其謹慎之。皆唯唯。一日。野鶴方在宮內偵察時。一女子自內奔出。神情惶恐。野鶴曰。天書之言驗矣。遽前執之。恐有他變。莫若以計取之。則神不知鬼不覺。使彼憂慮不敢前。而我則竟爲之可也。計定。以劍柄置其前。女子不察。踏而仆地。女子急起。不復顧及。乘便探其懷。得詔而去。回允禎宮。招雲師諸大臣至。謂曰。真琛無道。假藥以欺聖上。強迫以立允禎。幸皇天不佑。天書指迷。今日果獲詔。雖云我主之福。亦我等發榮之兆也。但急欲謀者。苟彼等祇有此詔。則已爲我得。亦不能佈告大眾。我恐決不止此一詔。如其有也。則民心早爲所奪。我輩不能爲矣。詔具在。如有人能仿其筆而重寫一帛。張之城門。則千萬金不惜也。言未既。一人自人叢中起曰。我能爲之。允禎視其人。非他。羅生也。允禎跪而請曰。君能爲此。我之恩人也。曰。主上母然。我受恩已深。尙望報乎。言訖。提筆疾書。頃刻而就。衆人環視。筆迹與御

詔無二問曰。君之書。何一似御書耶。請道其詳。羅生曰。我自幼喜摹人手筆。十年無不似。今之有此。十年之功也。卽命人榜之宮門。邀羅生入內。問所欲。曰。無他能復我故居。恢我舊有。則感激不盡矣。允禎曰。生言何謂。請道其詳。生再拜曰。我家本維揚。自幼喜言文事。旁及名人書畫。均神似。有妻金氏。賢而慧。且具盛姿。伉儷之情。厚不待言。有道員金杰。子騏驎。好女色。民家婦女之富有姿色者。不爲見則已。見則或以利誘。或以計謀。或強迫。或搶奪。不入其手不止。我妻之美。固人皆知。我常戒曰。毋爲彼見。致起其不良之心也。鄰有子名七寶者。其祖若父。與我家積不相容。彼此傾軋。均無機會。不卽發也。至七寶幼而商于外。成家矣。不欲返。後所業失敗。妻子死亡。子然一身。無所依恃。乃歸古里。我妻謂我曰。冤家宜解不宜結。其先世固與我家爲仇。但其人自幼在外。彼此均無惡感。乘其在家無衣無食時。不時濟之。彼必受我惠而好我矣。予從其言。不二年。七寶忽爲金家門下客。仗勢欺人。無惡不作。又常出覓婦女。苟有得。歸報主人。

羅致之以供其主人之淫樂。乘間以我妻進。言于駢騏。相與來我家。我妻避不送。爲彼見。自云與我爲摯友。特來問候。我妻答以外出未歸。駢騏白娘子慧人。亦知無事不到三寶地乎。我妻怒曰。堂堂七尺之男子。知書識禮。何男女之嫌而不知乎。言既。閉門入內。有頃。諸人去。我亦歸。妻告我。我曰。此地非可久居者。相謀易地。夜半。聞有叩門聲。予出問。門甫啟。而十數人擁入。以絕索縛我。置于墻隅。牽我妻而去。鄰人雖聞聲。畏其勢。不敢出助。予被縛。轉側不能自由。私自垂淚曰。我之苦若此。不知我妻之在彼家。又何若也。如從其命。則高堂大廈。錦衣玉食。終身享用。可以無憂矣。然我妻賢者。決不以此而舍身也。如不從命。則呼叱隨之。鞭撻加之。受苦當較我爲烈。始而思。繼以哭。終至暈去。逾時天明。鄰人始來。去縛而醒我。我立刻出外。探我妻之究竟。或云已從彼等去。享受安樂。不復思及爾矣。或云不肯屈從。已自死矣。心中疑信參半。已而曰。以前之說。我不信也。由後之說。則甚相似。然終不知其究竟也。復三日。始得實報。云我妻已

死。予更悲痛。頓失常態。時而哭。時而笑。時而謾罵。時而疾呼。胸懷小刀。日夜行于中途。冀一遇仇人。殺之爲快。一日果不出我所料。逢金杰于途。予立于途側。以待。乘其近而往。前斫之。中其腿。傷寸餘。遂被執。送之有司。有司廉得其情。判曰。羅生精神錯亂。腦筋不清。顯係犯病。傷人非出本意。姑處以拘禁。三年。罪金家知有司有意庇護。提我上訴。而有司亦爲我先容。判如前。予入獄三年。精神大好。腦筋亦更靈敏。欲返古居。人云。我家所有。盡爲金家沒收。遂以心中所能憶者。記之于冊。懷而入京。期有機會。或能恢復。於心亦足。入京後。遇一不識之客。於酒肆。云爲太子允禩謀士。名奧琛。子若能來。效毛遂自薦。我在旁慫恿之。無不用也。予再拜謝。約以翌日從事。差走宮門。乃至此處。闈者拒我。大言曰。我與爾家主上之謀士相好。請我來。尙敢拒我耶。闈人聞言。恭立路旁。問曰。所謂謀士者。豈非一喇嘛僧名野鶴者。予不解。思索曰。然。入內。始知爲誤。而主上竟用我。殆天意耳。允禩曰。苟不有君。我今日休矣。所謂金家者。今猶在耶。曰。安好。

如是也。橫行亦如是也。允禎曰：我意授刑部，令抄沒金家產業，以歸於爾。爾妻已喪，則以一宮女配爾。如肯居朝扶我，則最好。不肯則送歸原籍。安樂終身。亦足自豪也。羅生曰：我久厭風塵，不願再入仕宦。倘能以主上福，將我舊有而恢復之，當以爲寺，與皇上所賜之宮女分屋而居，共修正果。聖上其許我乎？允禎曰：此亦大佳。卽遣人送之行。抵維揚地方，官吏紳士遠道出迎。金家父子掩面儕其中，有頃至一居。金家父子立門外，爲閹者。羅生指問地方官吏曰：此何人居耶？曰：此卽君家古居也。曰：我家居耶？無若是之宏且麗也。曰：自君出後，居爲金家佔，重事翻建，今之燦然一新者，金家所爲也。曰：金家既佔我居，何與我相好若此？重建而還我耶？曰：此係新皇命，非特此。卽金家所有，亦盡歸於爾也。羅生笑曰：皇上何太惡作劇，強人所難也。我聞金家勢燄且好色，我無禮物陳。故於皇上處求得一宮女，歸以奉。不知金家父子何在？官吏指閹人曰：此卽金家之父子也。顧視二人，則皆掩面伏地，羞慚欲死。羅生曰：彼顯者也，安能屈爲

閹吏曰。此係新皇命。不敢不從。羅生曰。當我出京時。曾言於皇上曰。將我古居。改爲寺院。不識諸位大臣。其知之否。曰。知。金家園宅。已改建將半矣。言畢入內。地方官吏。爲之佈置。凡有所求。紳士供獻。未幾寺院改建畢。官吏與紳士來迎。羅生與宮女。入內靜修。中供一長生祿位。卽野鶴也。閱者諸君。其有未明羅生。何以供野鶴長生祿位。待著者抽暇爲諸君一言之。方羅生之入允禎宮也。允禎欲不用野鶴。曰。此人自薦。非無因也。苟棄之而不用。是無以招未來者。允禎始錄用也。卽令之復其舊。有而得回古鄉者。亦皆野鶴之功也。羅生亦以此而報德。

第七回

鄧大經行刺被擒

金氏女含辛忍辱

允禎以野鶴等力。得爲天子。號曰世宗。趨之者日益多。而諸兄弟之謀儲君者。皆失望。遂挺而走險。蓄死士以血肉相搏。於是詭譎怪誕之事。不時起也。有鄧大經者。劍俠也。其父鄧五。娶妻不半月而出商。期年始歸。而大經已呱呱啼矣。

鄧五疑其妻有他。棄之草野。飢而啼。有犬哺之。鄧五往視。見不死。棄之澤中。將沉溺。忽有一漁舟順水來。聞哭聲。往視爲一小兒。救之起。抱回家中。雇乳母以養之。八歲時與鄰兒出遊。一僧來。以手摩其頂曰。此兒長大。可以有爲。我不忍見其埋沒於草野也。常往山中。已而日落。天色昏暗。鄰家兒均歸。惟此兒猶未回也。漁夫大懼。爭往鄰家問訊。多云不知。獨一兒曰。已爲一和尚領去矣。漁夫曰。始我見其將溺於水也。躬往救之。雇乳母以養之。冀其將來成立也。六七年相安無事。今不知所往。是爲德不終也。且也此兒而入於善人之手。猶可言也。一旦誤入匪手。豈不又將淪爲奴隸列乎。夫大經自隨僧入山後。忽失僧蹤跡。獨自前進。曲折至深山絕頂。倦甚。坐茅草上。不食不飲者五六日。其後微餓。遂於四周覓得草叶。菓實。啖之。香脆可口。如是者不知幾何月。僧來矣。謂大經曰。山中岑寂。厭悶當復何如。曰。樂甚。某日。僧促大經起。至山下平地。有數十客先在。面目猙猛。形狀可怖。各持刀劍之屬。截住去路。笑謂大經曰。聞子藝術甚高。盍

來一試。大經聞言。知衆人之言無端。屹屹大笑。一笑之後。胆大壯。氣亦雄。毅然曰。余身果健者。余藝亦堪自信。試之無害也。奪僧手中劍。直前與鬥。幾二小時。而無倦容。僧乃叱十數人止手。十數人退。相謂曰。天分甚好。惜無人指教耳。苟能長習之。技當大進。自後大經日習刺術。興味甚濃。自朝至暮。不肯一閒。語云。熟能生巧。大經沉浸其中。自有許多變化。非人所能及者。僧謂之曰。持此可以雄天下矣。慎弗爲外界所惑。大經唯唯下山。始從一滿人爲侍衛。無所見。繼乃荐之允祒。爲指揮使。常白晝飛劍。人而人不知也。世宗卽位。大經知大事已去。雖有良才。莫之能用。惟有暗中活動。以劍相向。一日之晚。世宗無事。微易服。往梵宮內。與野鶴雲師閒談。衆小喇嘛環列四周。各持搶刀。以爲之衛。三更方屆。世宗興猶未闌。復侃侃而談。宜如何防制諸兄弟。宜如何廣收天下奇才。聞屋上有走動聲。抬頭視。一物落下。正在世宗額上。大驚。往後倒。幸野鶴在旁。以劍上抵。得免禍。繼一人下。呼曰。誰敢抵住我劍。野鶴出曰。抵住此劍者我也。天

子乃天下之至尊。身登大寶。而臨萬民。天意所歸。人心所附。子何乃不知天命。受人指使。而欲害皇上耶。苟有人心。速拋劍投誠。免汝一死。不則莫謂我劍不利。其人曰。爲人君者。貴知天命。天命者。不逆取。不智謀。今皇上之爲天子。豈非奪嫡乎。奪嫡非逆取。而何陰蓄死士。壓制骨肉。是獨夫也。獨夫人人可得而誅之。豈持我鄧某一一人而已哉。汝等助紂爲虐。朋比爲奸。囂囂然猶以大義責我。面目何在。野鶴怒曰。毋多言。速來與我一較武藝。以劍刺來。適中鄧大經腹。衆爲之危。孰知大經毫無惶恐狀。以手指一撥。而野鶴之劍。飛在天際。野鶴急念咒使法。劍仍入手。時大經飛來一劍。長不過二寸。鋒利無比。野鶴不之覺。幸雲師以刀撥之。落地。而刀已爲劍洞一穴。時諸小僧相率圍大經。各持刀劍亂斫。野鶴等胆益壯。相迫益緊。大經知人多不能敵。卽聳身上屋。野鶴雲師繼之。相與鬥於屋面。諸喇嘛僧在下助威。鬥至最烈處。四下風聲大作。土起塵擁。目爲之迷。有頃風止。張目上視。不見人影。但見數道白光。上下盤旋。互相撞擊而已。

夫大經雖神勇。終不若野鶴之以妖法制人。時或騰空以誘之。時或入地以亂之時。或飛劍以取之。時或隱身以擊之。大經不敵。逾垣而去。雲師欲追。野鶴止之。曰。彼雖神勇。乃不知法。祇須略施小計。不勞而獲。并可爲我助也。雲師問計。曰。祇須如此。包可成功。遂携手返。而諸喇嘛猶歧立待。紛紛曰。頃見其往東。折而西。倏忽不見。此時果不知誰勝誰敗也。野鶴雲師至。笑謂衆人。蓋速進。我二人回矣。翌日夜半。大經又翩然至。野鶴雲師顧謂大經曰。待子久矣。強出與鬥。鬥不數合。二人漸不敵。遁去。大經自後緊隨之。彼東則此亦東。彼西則此亦西。彼逾垣則此亦逾垣。彼升簷則此亦升簷。最後乃入一家園內。園之左側有門入內。野鶴雲師進而大經亦進。進則失二人之蹤跡。乃四下尋覓。折入中堂。燈光熒熒。一女年方十七八者。坐於下。兩手支頤。若有深思者然。大經見之。欲出。女亦見而呼曰。汝何人者。夜半持械闖入人家。意欲何爲。大經上前曰。我追賊至此。而忽不見。想爲爾藏過。猶出惡言以污人耶。速令彼出。萬事全休。不則與

爾拚命。女子急曰。我一人在家。誠恐有變。故未卽扃園內外門。何言有人入我家耶。大經曰。我眼見彼等入內。猶言無也。女子曰。如再言有。女子情願死於君劍前。以明究竟。言畢。直前抽大經所佩劍。欲自殺。大經急止之曰。母然。我看差耳。女子始釋手收劍曰。壯士請坐。我有酒一壺。藏之久矣。以備不時之需。今天寒夜冷。壯士而又衣單。想必寒冷。待我入內燙出。爲君禦寒。大經曰。諾。女子遂入內。大經獨自在堂上。思忖曰。彼女何如人。何一似我妻妹耶。如爲我妻妹。則我妻妹早隨一蜀商入蜀矣。如其非也。則彼額上有硃色之斑。而此亦有也。彼目稍欹。而此亦然。彼身體柔嫻。而此亦如之也。正在胡思亂想時。女子携酒出。端上酒肴。相與對酌。大經且飲且問女之家史。女嗚咽言曰。家本吳中。父母早喪。賴叔父而生。叔父又非善良者。不特不事生產。且作惡多端。常繫縲絏。職是資產蕩盡。不能生活。遂於我身上想法。結至漢口。以百金鬻我。從此我陷入陷阱。無出人頭地日。已而轉輾來京中。賃屋而居。生涯不佳。度日維艱。常欲逃出。

火坑而不得。昨晚夢神人指示。云今夜有人來。卽爾恃以終身者。故挑燈以待。不謂君果至也。女時以目視大經。大經不動。女卽曰。如君貴人。安肯顧我。我亦太不自量。我今不欲言。惟有請君盡此一壺酒。遂爲大經酌酒。十數觥。大經微有醉意。乃揚言曰。我鄧某自幼慣爲人打不平。見人有患。則分之。見人有難。則救之。如爾輩者。天下之第一可憐人也。我安肯默默。女子再拜曰。能如是。君真我之恩人也。我無能。惟有薦枕蓆以報。卽挽大經手入內室。夫大經本一堂堂男子。慷慨自居。何見色而動心若此。蓋大經時已大醉。不能自主。任其所爲。剛入睡。大經思及山上老僧言。大恐強起不能。抽所佩劍而柔靱如脂。怒甚。切齒罵女曰。不死爾。誓不爲人。而無數喇嘛僧立於前。曰。母以其女子而欺之也。立以繩索縛之。牽往梵宮。時世宗野鶴雲師皆在。見而叱退諸僧。解其縛。請以上坐。待之如賓。大經跪下曰。大經無狀。不能追隨左右。而寵幸若此。殊令我愧死。自今後當爲聖上用。雖赴湯蹈火。所不敢辭。又顧謂野鶴雲師曰。以前事乃各

爲其主耳。今則共事一主。當戮力同心。除去前恨。二人唯唯。夫女子究爲何如人。如爲妓。則居後何以有園。苟有園。則不問而知其爲非妓也。特大經不之察耳。女子乃世宗之宮女也。素信佛教。常與野鶴雲師遇。故知其人。當大經之初。次行刺。不敵而逃。雲師欲追。野鶴曰。略施小計。可以不勞而獲。遂回。見世宗伏於一隅。面無人色。趨前慰之曰。聖上無憂。彼行刺者。已爲我等殺敗逃去矣。世宗始安。徐言曰。此子技甚精。不有二位在。我頭早爲之削矣。苟不去之。終必爲患。然我愛其才。不忍加害。能生致而爲我用。則計之最得也。野鶴曰。我與雲師早謀之矣。皇上能以雪兒見撥。明晚定可成功。世宗曰。以一女而得一壯士。何樂不爲。連夜喚雪兒來。野鶴教以如此。不可有違。違則處死。雪兒一一允命。大經不知中其計也。

世宗自得大經後。大悅。置酒梵宮內。與諸喇嘛歡呼暢飲。野鶴指衆喇嘛謂世宗曰。溯自聖祖參佛事。賜匾額。以及皇上卽位以來。凡四方喇嘛。無不遠道來

投。致梵宮四圍之房屋。不敷居住。借民間所居以居之。然後之來者益衆。又將何如。世宗曰。盍入雍和宮住。不足則再造可乎。曰。可。遂復飲。飲至半酣。世宗起。謂野鶴曰。悶飲無聊。其有以娛我否。野鶴回視。一僧出曰。奏皇上。山人於民間選得十二美女。能歌善舞。聖上其有意乎。世宗曰。姑繫之上。某僧遂下。偕十二女來。則皆紅粉輕裝。鬢影衣香。且歌且舞。上世宗樂甚。稱賞不已。忽一舞隊中一女子仗劍起。直奔世宗前。大呼曰。爾殺我父。我來殺汝。爲父復仇也。聲勢洶洶。幾爲所窘。時衛士多站立兩旁。作壁上觀。世宗自幼習武。亦知距躍術。見事急。一躍登屋巔。大經以劍承之。劍折爲二。野鶴雲師相繼上。女左跳右躍。前遮後伏。劍法精通。不能敵。世宗喝衆喇嘛上。圍女於中。女仍擊刺自如。野鶴自思曰。此女神勇。不可力敵。當以智計取之。卽口中念咒。果有無數神兵。紛紛自天上來。女子笑曰。番僧又欲用故技耶。要知正能克邪。我何畏哉。觀其近。張口吹氣。神兵着氣。紛紛下墜。皆紙之所爲。女子笑曰。技止此耳。言畢大笑。野鶴乘其

笑。以爲不備。攝其後。以拳擊之。聲磴磴然。如敵金石。女子不覺。而野鶴已痛不可忍。倒退十數步。雲師在旁。解所繫之帶。擲之空中。盤旋上下。作金色。如一條金龍。張牙舞爪。直撲女子頭上。女子不動。待其近。噴出一口火。忽變成一條火龍。反向雲師撲來。雲師急以頭上所戴之帽。往上一拋。始抵住不下。不然則早爲龍所攫矣。女子曰。再有何法。一併獻來。不然我神已倦。欲歸一息。明日再來取汝等首級。言訖不見。野鶴等亦持械回。相與不樂。曰。此女不知誰家女。有偌大本領。我等皆不能安矣。世宗默坐不一語。已而喚一獻女舞之僧來。問曰。此十二女子。爾於何處覓來。曰。十之三。乃山人自往吳越購選。每女出身價四五百金不等。十之四。係托人購自嶺南。共費二千金。其餘多選自本地。或出金者。或自願者。此女姓李。名飛飛。係自投者。山人問其家世。則云家本保定。幼時隨父母入京。不久父死。母棄。不能爲生。與其餓死。不如苟生。故而來此。山人知其意誠。始收也。此女性聰穎。每教一歌一舞。先諸女而能。故擢爲隊長。他非所知。

祈皇上見諒。世宗命退去。曰：是後凡有所事，當謹慎，不可疏忽。今免爾罪。僧再拜謝恩去。世宗悶悶不樂，謂野鶴曰：我將爲此女敗矣。野鶴曰：敢問何謂？曰：當我幼時，曾往五台山，謁其住持僧智多。少林入室之弟子也。槍刀劍棍，無不精熟。能揮手使樹木倒。予自行束資以上，請受益。智多允我。朝夕指揮。一月有半，而臂力大進。一日晨起，霧露迷漫，相距不十武，而撲索迷離，不能辨物。予往智多處請安。智多謂我曰：山下有客人十數，稱言欲驅我等出，來佔此寺。我精神不振，四肢乏力，不能出敵。子其爲我一拒，予受命出。十數客排列待。見余近，持械奔予。予胆不稍怯，直前與彼鬥。歷二小時之久，雖四面受敵，然以智多命不敢却一步。正在危急之際，忽聞智多呼曰：各收械住。此子技已可，獨惜爲彼女子制耳。相偕上山。謂予曰：可以歸矣。予戀戀不肯去。智多促予再三，始徐徐下山。然終不遇見女子也。昨晚女子來，始悟前言。想今晚此女來，又不知受若何驚惶也。野鶴曰：主上無憂。彼女雖勇，其如我佛法乎。我當召金剛來，令誅此女。

世宗曰。金剛力大。人所知之。但金剛係天神。豈肯與人間事。野鶴曰。以佛力召之。無不允者。傍暮。請來我居。共觀決鬥。方知我言之不謬。世宗唯唯。心中終覺不豫。已而夜至。世宗率衛士來。坐於殿上。與野鶴雲師閒談。忽聞窗外有聲。抬頭見一白光如匹練。上下盤旋。往來無定。世宗駭曰。殆此女耶。我命其不保矣。野鶴曰。否否。我早已遣金剛辦之矣。世宗曰。苟金剛而無用。將奈何。曰。我紅教喇嘛。百法百驗。皇上儘可放心。比曉。宮外樹枝。皆如刀削。所蓄之衛士。盡失其首。如駢戮者然。而園中小池旁。有武士橫屍也。復十數武。又有一女子。亦伏屍死。野鶴曰。此女子之黨羽。技窮力竭。爲金剛誅。今晚必且報復。行當備之。是夕。西北風大起。聲震屋宇。金鐵皆鳴。空中有呼號聲甚厲。居民不知所以。驚起。見劍光與刀光直逼面前。懼而退。莫知所以。有頃。聲止。野鶴曰。戰事畢矣。奸人伏誅矣。我行將出而檢視一切。言畢不見。黎明始歸。揖世宗曰。女子已死。與皇上結仇之由來。亦已明之。卽於懷中取出一書。授之世宗。世宗伏案讀曰。允禎。汝

知我之由來乎。汝我知之何以行刺乎。總之仗義復仇而已。我與汝不共戴天。是以凡有可爲。雖羞惡輕身而不顧。嗟乎胡虜。入主中夏。暴虐我民。奴隸我民。凡有血性者。莫不欲誅汝等而甘心。雖爲女子。敢不具同心。況有切膚之痛。再世之仇乎。我祖金天祥死於聖祖手。我父金如珪。我夫李秉衡。又皆死於番僧野鶴手。此而可忍。孰不可忍。於是奔走四方。結交豪傑。多以我年輕女子。不能成事。拒不納。幸遇方先生允宗者。抱神州陸沉之痛。有撥亂反正之志。生徒傳說。民心歸向。爲某將聞。密報內庭。殺於途。遺屍原野。妾一女流。欲恃方先生以作爲。不謂方先生又早已受害。聞番僧選購女樂十二人。猶未足額。不惜犧牲。父母之身體。立意來投。當以不睹聖顏。不能遂志。鬱鬱不安。某晚聞聖上飲於梵宮。招我輩歌舞。暗自喜曰。苟邀天幸。得達所志。則雖粉身碎骨。亦不敢辭。卒以技術未精。不能如願。此志此心。死而後已。謹告允禎。速遣力士殺我。否則我生一日。卽汝等不安之日。世宗閱畢。嘆曰。金如珪李秉衡之死。我固寃之也。但

二人死不足貴。最可貴者。此女之志也。當厚葬之。

第八回

王氏妾得主普賢寺

叨利僧煉劍敵金鐘

世宗愛舞女之忠勇。以禮葬之。且爲之設道場於雍和宮七日。招第一喇嘛叨利爲主。以超度舞女。叨利者。野鶴雲師引之而入宮也。性好色。云欲超度女子入天堂。非有多數女子禮拜不可。但一時不能多得。遂以宮女充之。而大臣家婦女。有願來者亦許也。時兵部主事王某。歸而與其妾語。妾曰。我願往也。夫王某漢人也。性極迷信。年三十許。膝下猶虛。常與其妻往各處祈禱。千里不憚。時或延喇嘛在家作法事。喇嘛恣意調笑。惡言加於其妻。妻怒。王某猶洋洋曰。近佛體。萬事可以無憂。且王以奪嫡功。得主兵部。世宗以李妃之妹。賜爲妾。王某以皇上所賜。益敬重之。諸事任其意。無敢違之者。妾聞王某言。要往禮拜。王某欣然允。妾入雍和宮。與諸宮女讖。爭來問訊。有頃。叨利出坐壇上。做佛事。諸宮女紛紛跪於前。妾亦雜人叢中。早爲叨利瞥見。合十曰。西方普提菩薩來。我當

跪迎之。立跪於壇上。半日不起。諸宮女上前請上膳。叨利指王某妾曰。普提菩薩未起。僧安敢先起。諸宮女扶妾上前三步。拜叨利而起。叨利還拜曰。菩薩若此。折福小僧矣。諸宮女曰。大師上人。我輩理宜奉拜。叨利曰。彼乃西方菩薩也。位居西方諸佛上。道行高。功德滿。根器足。非我人所能及。爾輩拜我。我拜菩薩。菩薩不當拜我也。已而叨利復上壇。諸宮女受摩撫禮。叨利一一摩其首。而舍其他。獨於王某妾則由頂至踵。撫摩殆徧。故觸其乳部。妾面紅。諸宮女在旁稱道。嘖嘖以爲榮也。蒙藏陋俗。凡婦之欲爲仙者。須喇嘛爲之拂拭。是故每遇喇嘛出。婦女必排列路側。求其撫拂。喇嘛厭之。祇以拂塵揮之而已。如有遺漏者。自怨自艾。謂心之不虔。更事齋戒沐浴。以待後日。有姿色媚好而爲喇嘛所好者。令其前進。舐其足。則必大喜。謂身無罪過。故得與佛體親。將來可望成仙。親友之知者。各來慶賀。餽物有加。主人家亦必設筵以待親友。幾如我人之婚嫁。然視爲盛典。今諸宮女均得叨利賜。心皆大悅。既見叨利稱王某之妾而不及。

己心中不悅。然自以爲根器不如。不能與之抗也。入夜。叨利謂王某妾曰。卿可爲仙女。上登天界。惟未經洗滌。未免稍有垢污。致爲所棄。殊爲可惜。趁此佛事之際。我與爾以浴佛禮。則功德可圓矣。王某之妾不語。諸宮女爲之代謝。扶進內室。一一退出。至如何浴法。人均不知。以意擬之。參歡喜禪而已。翌日。晨鐘甫動。叨利扶王某妾出。珠圍翠繞。非昔日裝飾。惟雲鬢蓬鬆。則依然春睡初醒時也。登上座。命諸宮女拜之。受不動。曰。彼已成正果。不久當往西方極樂國。受天下膜拜。爾等其善事之。於是日夜與叨利輪番設法。至第六日。王某妾方在設法。以法水洒諸宮女面。諸宮女着水。神志不清。頭目暈眩。而王某之妾。已失所在。爭問叨利曰。彼已乘雲西去矣。王某自妾入後。數日不見其歸。以爲佛事未畢。不能卽出所致。而七日後。諸宮女相繼歸。王某之妾猶不出。乃四處詢問。皆云往西方極樂國去矣。王某不信。潛往雍和宮。以伺爲諸喇嘛見。逐出。王某憤甚。日夜罵曰。番僧野種。無法無天。胆敢匿人妻妾。恣其淫樂。我寧拚死以與彼

爭不願去妻而獨生也。久思成疾。遂成顛狂。行於途中。遇人來。上前問曰。我妻出來乎。有不明其故者。不之理。則曰。汝非喇嘛。何亦欺我也。一日。手持一利刃。行於市上。云去殺喇嘛也。時有三四兒嬉於道旁。作喇嘛裝。對坐誦經。一年最長者。在旁指揮。以爲大喇嘛也。王某行近。一見大怒。持刀直前。斫死三人。被執。送至有司。有司固認識王某者。自思曰。王某乃兵部主事。職居我上。又爲聖上所信重。若據事而行。恐觸聖上怒。若含混不究。恐輿論變。左思右想。頗覺進退維谷。已而曰。得之矣。卽附門客耳。曰。如此如此。速速辦來。不得有悞。門客唯唯。不三日。果判決矣。處殺人者以死刑。輿論大洽。謂執政者清。孰知此中另有機緣。當王某初送來時。何以有司猶豫不決。而今毅然決然。竟置之死也。蓋門客之功也。門客去後。卽四出物色。得一丐。以重金賄其家屬。乞其代庖。丐利其多金。直允之。於是。有司敢判決。而以真王某送之皇上。時王某經此挫折。神志頓清。惟形容則不復前此之豐盛矣。一見世宗。大哭曰。承聖上恩。伉儷未及三

載。彼此情分尙好。然無子女。繆境實所難堪。苟得聖上力。往訴喇嘛。俾得時賜一見。死且無憾。如其不允。王某願死於皇上前。以明我妾負我。我不負妾也。世宗念其意誠。笑允之。曰。今晚我入雍和宮。汝可雜衛士中。一見汝妾面。王某唯。是夜晚餐畢。世宗命衛士前導。駕幸雍和宮。叨利野鶴雲師等早已來迎。世宗乃叱衛士退。以手招王某。令其後隨。抵一處。金碧輝煌。文彩煥發。儼然一殿庭也。兩旁數十女子站立。中坐一女。瓔珞四垂。儼然一大士也。有頃。燈光滅。幻成種種形態。又未幾而幻象悉去。原態畢現。上坐者王某之妾也。見王某與世宗自座下。先揖世宗。後和王某抱頭大哭。王某告以相思苦。其妾慰之再三。曰。速出去。他日再圖晤面。如爲大喇嘛知。誠恐有禍。王某苦哀之。曰。妾苟憐我。與我。以一宿緣。死且不休。妾曰。非我不願。其如大喇嘛之不我許乎。世宗在旁。心有不忍。乃出一小牌。以授王某之妾。曰。苟大師言。以此牌授之。暫假汝等一夜。以了相思苦。然可一而不可再也。王某與妾再拜謝之。是夜恩愛。新婚者無以

過之。歡聚夜短。別後想思。未曾盡訴。而鐘聲鏜鏜。已報天明。其妾促王某速起。曰。遲恐有變。王某戀戀不背。卽出。妾無奈。乃爲之設法。曰。如此如此。可以常聚。王某始敢行。小喇嘛追問。出牌示之。不言而退。王某歸。辭兵部職。舉家所有一。鬻之。共得錢三四十萬。立於雍和宮相近。購地建屋。名曰普賢寺。一年而竣。工上表請於叨利。情願出資建寺。皈依座下。請收爲弟子。并派衆入居等語。叨利令人見曰。子欲爲我弟子乎。此例甚難。汝能忍我方敢允也。王某問故。曰。常人皈依我教。非出自至誠。一不如意。立自引去。推其所以。皆由貿然允許。不堅其心所致。汝欲爲。須先拜過上下四方。每方百有八拜。拜又不同。凡衆必也五股投地。頭着地時。又宜有聲。不則無效。能若此。而後贈爾衣服經傳。派僧同爾往居。爾其能行之否。王某曰。能行能行。卽於叨利前如法爲之。無倦容。叨利曰。子真可以爲我弟子矣。子速去。料理一切。閱三日。准率衆來。王某再拜出。叨利進與野鶴等商。并請示世宗。世宗笑曰。觀其寺名。如爲女菩薩設。言畢。以目示。

王某妾。王某妾會意。上前曰。既寺名宜於女子。我其往住。叨利知世宗意示。不之強。曰。既菩薩欲往。翌日卽往。王某妾謝之。翌日。諸喇嘛送李氏至普賢寺。另撥三四十人住其中。是夜王某設筵其中。世宗叨利野鶴雲師皆在。歡呼暢飲。夜半未散。世宗方欲出恭。忽聞劈拍一聲。梁爲之折。而一鐘由上下。罩在桌上。桌化爲灰。衆皆大驚。獨叨利不動。離座起。抽劍擊之。門外有人呼痛聲。鐘卽飛出。以燭照之。血殷然滿地上。回視世宗。伏於椅上。不動亦不言。如失知覺者然。而野鶴雲師亦站立於側。不知所措。叨利笑問世宗曰。皇上不亦恐乎。賊已受傷去。徐圖收伏可也。世宗被喚。始神志清醒。曰。斯何物耶。何人所使耶。幸我離庭一二步。不則早爲所罩。化成灰塵。隨風飄向九霄雲外矣。叨利曰。此物名夜鐘。每於夜間施用。人若觸之。雖銅筋鐵皮。無不爲其所損。海外有一樹。名萬物消。無論何物。行近其旁。卽爲所捲。立化爲水。物之硬者。化爲鐵。此樹高不一丈。形如芭蕉。葉大如車輪。半徑達四五尺。葉不生於樹顛。而生於幹之四周。以護

其幹。免人斫伐。有一樵夫。不知其利害。見而欲伐之。先以手除其葉。葉一動而身爲所捲。同伴見之。爭來救。均爲所捲。有智者見之。而不以手。而以斧。斧亦被捲去。繼以扁担。如之。無法以待之。一待夜。葉始徐徐放開。所捲之人。一無所剩。惟數根亂髮而已。所捲之物。亦空無所有。時有一羣獵者至。樵夫告以故。以鎗射之。彈中葉。葉承之。發出液汁。又成爲水。是可知此樹之功用。全在葉汁。已而樵夫歸。報之同伴之妻。十數婦人。相率來視。見樹葉依然放開。而各人之血肉。形跡不見。祇些須亂髮。棄在樹下。相率坐於樹旁。號呼大哭。坐太近。各葉均向人處來。諸婦恐復蹈其夫等故轍。稍遠之。葉遂各復原所。於是諸婦集議曰。葉捲人。不留血肉。而留殘髮。是可知髮之功用。強於樹汁。不如以髮爲繩。掙倒此樹。則我等心中之憤。可以消矣。遂各將頭上之髮。先自剪下。編之爲繩。不足則廣收之。始成十丈餘。分爲二面。日夜掙之。飢不食。渴不飲。倦不睡。寒暑不廢。風雨不止。三年方倒。閱者諸君。必有疑我言之荒謬。而詰我曰。凡人三日不食。則

饑。七日不食則死。今諸婦豈非仙婦乎。如其不也。則何能歷三年之久。曰。誠是。然亦有來歷。一則以諸婦報仇心切。上感天庭。苟以餓以渴以倦而不爲。則此樹終不可伐。或以餓以渴以倦以困而死。此十餘婦人。則人將謂天道不公。禍善福惡。一則以此樹暴殄天物。有違天地好生之德。姑示此以懲之也。此樹既倒。諸婦又相謂曰。我等夫子之命都喪於此樹。都喪於此樹之葉。並都喪於此樹之葉之汁。不如抽其筋而吸其汁。豈不甚快。衆皆贊成。誠恐以手爲之。或有變故。以耰擾之。無他以羊嚼之。亦不動。始敢躬自上前。盡取其葉。置之鍋內。以火蒸之。三日夜而畢。盛之罈內。放之暗處。以備有物晦暗。擦亮之用。時有一僧走過。見而向諸婦索討。不肯。僧笑曰。寶卽是空。空卽是寶。不寶亦不空。有空便是寶。我所有。我所無。有亦無。無亦有。有卽有無。有無亦有。有言畢拂然而去。諸婦見其來去仙逸。疑而往視。罈內已空。知爲僧取去。僧何人。李靖老師也。李靖携此汁去。回太行山雲霞洞。卽取出置之盂內。日攬以各物。翼製一武器。均

不能合。最後以藤皮膏加之。始得結合。柔軟如棉。另加一種仙藥。遂成此鐘。正欲試用時。一小僧來報。外面一妖龍作祟。平地水起。高二三尺。若不速治。行將爲患。李靖聞言。來至山頂。以指一招。龍已在。前俯首搖尾乞赦。李靖叱曰。爾潛伏山中。靜修成果。豈不佳哉。而定欲逆時而出。爲害生靈。幸我在。否則數百萬生靈。不將爲魚乎。但患雖未成。而田廬堙沒。致流離失所。無家可歸者。大有人也。爾罪已彰。不可宥也。卽以金鐘覆之。龍立化爲水。李靖曰。此鐘固利害。不可與敵。設日後流入人手。一味橫行。無物抵制。又非萬全。苦思百日。始能造一劍。名曰伏鐘劍。事半而中止。其後此鐘流入民間。至聖朝初。始爲我師雲中山人收得。我師令人看守。戒曰。此鐘無論何時。不能出用。蓋以其利害。出必傷人也。既我師以師兄心存不正。久必生變。授我所佩之劍。曰。此劍雖不可伏鐘。然亦可制之於急。復授我以伏鐘劍之製法。藏之篋中久矣。而未實行。事急矣。不可遲也。世宗曰。大師能製此劍。然此亦非少時所能就。彼乘此來制我。則我之命。

豈不立送彼手乎。叨利曰：我不早言之乎。萬物消之樹。係諸樵夫之妻。復仇感天。故能伐倒而取其汁。陰氣甚盛。若欲伏之。須以陰攻陰。故此鐘祇能行之於夜。而不能用於日。皇上日間視事。夜來煉藥處。則事處萬全。無憂也。世宗曰：伏鐘劍究用何種物質製成。曰：赤芝之汁。世宗曰：赤芝產自何處。曰：產自海外者。爲佳。海外土暖。產其中有飄逸而不凝重。且其性特殊。剛則刀劍遇之而折。柔則水乳不若。再加若干副品。燒三百八十一日而成。最不可少者。一種聖水。日須加一二次。否則必無奇驗。世宗曰：何謂聖水。叨利以手招世宗至密室。一告。世宗曰：此易事耳。閱三四日。京師內外之有女而富有姿色者。爭以女顯。冀邀天寵。世宗不事選擇。一一收之。盡居雍和宮。云受洗滌禮。實則供諸喇嘛行樂而已。有女子而有貞烈性者。見彼等禽獸所行。暗自吐罵。迫於勢而亦無可如何。有一二服毒自盡者。則佯言病死。草草棺殮。棄之原野。不樹標幟。其家屬雖欲收其屍而不得。已而三百八十一日已過。劍亦煉好。長祇二寸。有奇。燈

光耀之。可照人。脫手可飛去。殺人隨意所欲。叨利指而謂世宗曰。大事成矣。回視諸女子。則皆形容憔悴。精神斲盡。奄奄欲病。乃謂之曰。爾等各去休息。一俟恢復。再來伺候。諸女子一聽此言。如獲綸音。稱謝不迭而退。世宗坐於旁。不言亦不語。似有重憂者然。叨利見而問曰。皇上其有所苦乎。速語我。立爲汝解。世宗蹙額曰。大師有所不知。自大師煉劍後。妖鐘夜夜來擾。每來必死三四人。綜計年餘。已死千餘人矣。朕爲天下主。當以民爲重。今以朕故而喪民命。我何以堪。前月晦日之夜。普賢菩薩爲其死。王某亦爲其死。朕一時思及前後。不覺傷心。是以悶悶。且以煉劍故而收諸女子。外人又謂我荒淫無度。以實後宮。我又蒙其惡名矣。叨利曰。以言金鐘。則劍已成。待其再來。必有以懲之。如以人言爲惡。則惡言之由來。定出諸王子口。除諸王子。則惡言無患不息。皇上請於此間膳。一觀夜間如何行事。世宗首肯。燈火齊放。明月東升。晚餐具矣。世宗叨利在內膳。野鶴雲師出而佈置。膳甫撤而更敲二句。門外颯颯有風動聲。叨利起。

曰。金鐘至矣。待我出除。言畢。携劍出。不一時。手提金鐘而回。曰。已收得之矣。世宗問何以收之。曰。當我提劍出時。金鐘即自上下。直奔我首。我以佩擋住。而以伏鐘劍上擲。鏗然一聲。火光四射。鐘有一洞。下一二寸。復一聲。而又穴一洞。連至十數洞。鐘始墜地。一人急逃去。劍又自後追。予恐或爲我師兄。傷之有失。情面乃收劍而追。着之。真我師兄。慧真也。方失金鐘。狼狽而逃。急不擇路。落澗中。水深及頸。泥滑如脂。不能上。予呼曰。慧兄。何急急若此耶。叨利在此。可以無憂矣。予遂以手繫之上岸。慧真拉予手。請我饒命。予曰。我與爾弟兄也。人各爲主。不爾深責。慧真曰。汝雖不責我。但金鐘非奉師命取來。今爲爾破。師父定欲責我。又將若何。汝其能爲我一往師處請饒乎。予曰。不可。此鐘世上祇有一。而無二。師父恐有遺失。不會出用。汝祇知爲一生利祿。不顧大體。須知聖上乃天意人心所歸。允禩允禩允禎等。豈能與之頡頏。今汝舍正而從逆。天理所不容。神人所同憤。我何人斯。而能挽回師父之怒乎。時我師父亦駕雲至。叱慧真曰。汝

不奉我命。胆敢取來傷人性命。罪大惡極。速還我鐘。慧真叩首曰。稟師父。鐘爲師弟叨利破矣。師父招予曰。爾用何法破之。以煉劍對。師父曰。此天意也。乃偕慧真去。予亦遂歸。以覆聖上。世宗笑曰。大師真神仙也。我日來心肝作痛。飲食減少。不知可有治法否。叨利曰。我囊中有藥丸一包。名蘇丸。以此服之。不日可愈也。

第九回

歡喜佛大開無遮會

冤枉事恨極葬清流

叨利方收金鐘歸。世宗卽以心肝作痛爲言。叨利曰。此疾主聖上多思。熱火上。升。舌苔枯燥。胃口不開。飲食減少。每日晨起。食以蘇丸。藥完卽愈。世宗接藥回宮。如法服之。三日而輕。五日而去半。十日而全愈。世宗大喜。尊爲國師。叨利曰。此非我之能。佛之能也。前月我佛來云。聖上不久有心肝疾。作子其設法以治之。予曰。予不知醫。何能治也。惟有先爲聖上覓一良醫以待。佛曰。是可不必要。我有一方在此。子能如法煉之。無不效驗如神。佛以授。予再拜接而藏之。枕畔方

欲復有言。而佛不見。驚醒而起。乃一夢也。方依然在。予卽刻煉就。包而臧之。聞聖上說及。始敢大膽進。何圖竟有神效。此亦聖上仁德。感天所至耳。世宗曰。佛既有德於我。不可不報。惟不知佛何名。作何狀。廟何所。乞大師指示。叨利曰。佛不一。總名曰歡喜。聖上欲報。不知如何報法。世宗曰。我欲於雍和宮內。塑佛像。月之塑望。躬自進香一次。大師以爲如何。叨利曰。甚善。至佛像如何。不能盡述。待僧繪狀。以示工人。聖上其以爲何如。世宗曰。可。卽出帑三萬金。交於野鶴曰。子其爲我辦之。野鶴再拜領命。立集京師名匠。日夜從事。三閱月而成。叨利繕表請世宗來觀。殿高而敞。淺而邃。極少窗戶。故黑。禁沉悶異常。入其中。如入地獄。如行隧道。不見天日。中有寶座一。玉軸牙簷。雕刻入微。塑一男子像。朝衣朝服。係清代服裝。面色青黑。臉上有髭。狀甚兇猛。有一女子。年方十七八。橫陳其下。言其丰采。則古之王嬀西施。不能勝彼也。旁有十數男。十數女。均滿蒙服飾。爲狀極淫媚。爲態極卑陋。衣服虛掩。羅帳半垂。苟揭之。直一幅秘戲圖也。世宗

閱既叨利問何如。世宗不答。笑頷之而已。叨利曰。塑像祇可供殿中。不能入內庭。最好雇名師畫一二幀。藏之宮中。暇時觀瞻。亦快心事也。世宗意動。曰。行之可也。遂於雍和宮內。設一專館。招天下名畫師住其中。由叨利授意。畫之初。必先虔誠再拜。宣誦佛號。頂禮膜拜。而后摹仿設色。則所畫無不如意。得叨利歡。否則雖盡心盡力。定有許多壞點。常受呵責。有王生者。漢人也。洒脫不拘。故其立畫雖工。終不合於世。聞其事。立意往。至則一喇嘛坐其中。大不悅。默念曰。彼喇嘛者。飲酒食肉。娶婦淫人。常人且不能爲。彼竟爲之。則何佛祖之有。今既畫歡喜佛。不如畫秘戲圖。較爲爽快。今既來。不可不一獻我技。遂坐下描摹。然心中一時疑慮交集。叨利之言。不曾聽明。乃隨意爲之。畢則呈之。叨利行墨設色。冠絕儕輩。稱歎不止。野鶴在旁。見而笑曰。大師一副好臉。加之王生手筆。可以千古不朽矣。叨利聞言。再三考察。始知王生所繪。卽己之像也。謂王生有意弄已。殊失敬禮。責之。王生曰。佛法無邊。不止一我。我是人人。亦是人人。而人人而

亦我。何大師所見不大而有人我之分也。我之畫像大師。大師欲責我。苟之畫不像大師而像人。人亦不將責我耶。叨利語塞。乃密令小喇嘛殺之於途。存其畫。珍如拱璧云。叨利曰。苟能令善繡者繡之。則生龍活虎。儼然如真矣。乃招南方女子之善刺繡者。仿塑像而繡之。先是南方人家。聞京師有繡像之舉。不知所繡何像。祇以爲京師首善。必獲重利。苟能神其技。或呈之內庭。爲聖上悅。召入宮中。列爲妃嬪。顯親揚名。榮宗耀祖。不難卽日而就。父母有此一念。不惜犧牲其少女。供衆僧淫樂也。夫女子當十五六之時。猶如苗之勃然而興。渴望甘露。以渥之。雨露以潤之。不致枯寂。女子斯時。情竇初開。凡有所觸。無不心動。況目睹淫惡縱橫。交媾狀乎。且也。惡僧在旁。千方勾引。能不失身者。幾希。相傳有漢人某。祇生一女。年方十五。姿色可觀。聞繡佛事。卽送之來京。至雍和宮內。與僧秘密之行爲。姑不表述。惟叨利待之。特別親愛而已。後嫁南人之居京者。戴某。女上無兄姊。下無弟妹。父母所有。悉以奉之。故裝奩獨多。箱篋何止十數。中

有一小匣。封固獨密。異於常品。結歡之夕。戴某既見婦之貌美。又見富有奩財。中心喜悅。莫可言狀。而於此小匣。更目睹不瞬。請於婦。欲即開視。不可。曰。此係我在雍和宮繡佛時。活佛賞我者。彼果云之。三月後得啓視。不則不祥。戴某不敢違。唯唯而退。自惟曰。活佛在京。無惡不作。於我妻獨得布施。然恐未必重資。強之恐違婦意。稍忍以待。又十餘日。偶與婦談雍和宮內活佛事。婦口講指畫。娓娓不倦。而於活佛狀貌獨詳。戴某不悅。曰。卿何言活佛獨詳。殆有特故耶。婦以戴某爲夫子。直說亦何妨。自頭至尾。歷歷以告。戴某大怒。立舉小匣。投之房外。匣破。一圖現矣。一男子作佛裝。狀頗猙獰。下爲一女。裸體橫陳。作迎合狀。斯女何人。卽其其也。男子何人。戴某不識。指問妻。妻曰。活佛也。以手掩面。無地自容。立刻縊死。又河南有祁青者。家貧。傭工爲生。所入甚微。僅足供衣食。餘均無所出。幸乃妻錢氏善女工。能刺繡。時以所入補其夫之不足。遂得度日而無憂。氏聞京中繡佛事。默念曰。以我之技。何往而不爲人所悅。且此舉聖上亦與聞。

邀天之幸。得見聖上。則日後衣服飲食。無勞十指而得矣。告之祁青。祁青不悅。曰。所貴夫有家者。貴有家庭之樂也。故我二人終日勞碌。手足胼胝者。無非他人作嫁。毫無樂趣可言。退一步想。則卿卿我我。私相問答。私相慰藉。亦有足多。我不願卿之櫛風沐雨。涉水逾山。作客他鄉。求非分之樂。盍速息此念。母再言瀆我。至令我不歡。錢氏曰。君言差矣。大丈夫志在四方。豈能以家室爲念。氏雖一婦人。具有此志。今日之爾我。貧困至矣。而人之以我貧困也。賤視爾我。奴隸爾我。所有一些樂趣者。夫妻形影相隨而已。倘能北上。他日榮歸。可以誇耀鄉黨。傲視閭門。較之今日屈伏。殊勝多之。如以爲苦。則人生在世。生就一副機械。爲人用耳。君母阻我。另日相見。卽入內收拾一切。負包而出。祁青不忍。揮淚送之。珍重而別。夫錢氏無錢。何能成行。正在躑躅街頭。進退維谷之時。聞街上人相謂曰。某家女。某家婦。同往京師。應繡佛之招。現已買棹。今晚啟行矣。錢氏曰。現船泊何所。行人曰。汝問何故。豈汝與彼相識耶。曰。我與彼至友。將往送行。

行人始以告。錢氏乃往。至船上。告之。故三女曰。聞名久矣。每欲前來請益。苦無機緣。今既欲往。儘可附舟行。錢氏大喜。再拜謝之。路上曉行夜宿。相與切磋。至精細處。三人稱讚不迭。已而抵京。相將入內。報名。舉。卽住逆旅。三日而入內。繡未及半。叨利來視。見錢氏技出諸女上。在旁觀之。終日不倦。時或以言挑之。錢氏以目語報之。叨利以爲有意。留住宿。錢氏漫然允。叨利來。欲加非禮。錢氏却不就。叨利以功名利祿誘之。乃曰。能允我言。妾亦從命。叨利曰。姑言之。錢氏曰。妾家河南貧甚。無以自活。夫傭於人。而妾則爲人刺繡以度日。技之得有此者。貧之力也。如聖上來。見我技而謂我者。爲我介。一見聖上。我之願也。叨利曰。此易易耳。設有機遇。我當力爲之。如食言有如天日。錢氏始從命。共參歡喜緣。錢氏年已四十。姿色雖衰。而風韻媚態。遠出諸女上。職是叨利樂就之。無日一間。然終不見聖上之來臨也。錢氏促之。叨利曰。事畢之日。卽聖上幸爾之日也。錢氏無奈。只得待之。復半年而畢。諸女不卽出。待聖上來。有所獎勵也。叨利遂上。

表請世宗來視。世宗得表。排駕入雍和宮。叨利接入。以繡佛出。并諸女子名字。錢氏居首。世宗問曰。錢氏何如人。技若何。叨利曰。以言其技。則出諸女上。若云其人若何。聖上親自觀看可也。世宗聞言。知有來歷。卽曰。諸女師之技術。朕已知之。有緞帛金銀。在平分與之。令其各歸鄉里。以慰父母之望。叨利卽以賜物授之。野鶴已則與世宗來至便殿。錢氏早已跪在塔前。世宗見之。指謂叨利曰。斯何家婦耶。來此何爲。曰。此卽錢氏也。云有求於聖上。言畢。以目視錢氏。錢氏會意。膝行來迎。世宗笑令之起。偕入便殿。叱退侍從。問何所求。錢氏微笑不語。良久。始以顛末告。世宗曰。然則入我內宮。充列妃嬪。於意云何。錢氏曰。聖上天德。我非不知。特不欲幸及一身。婦有夫。尙在故鄉。所入不足糊口。聖上能以惠我而惠及我夫。於願已足。則聖上大德。沒齒不忘。世宗以其尙知大義。非無行者。欲厚賞而遣之歸。不謂回頭一顧。而錢氏一種清雅之風。引入世宗心目中。不能去也。錢氏衣布衣。而清潔勝於錦繡。脂粉不施。而天然肌膚。尤覺潤滑。總

之。不假裝飾。而較裝飾爲優。心爲之吸。不自知其爲忘形。移椅接近其側。順手抱置膝上。錢氏亦不却。偎倚其懷。一若赤子之於慈母者然。撫摩良久。偕入羅綺。同圓好事。以四海之至尊。而結一鄉村之婦媪。眞千古僅有之佳話。一宵已過。旭日東升。錢氏推枕起。世宗猶未醒也。乃以玉簪刺其臂。痛而醒。坐起曰。時已晚矣。何又好睡若斯耶。錢氏面赧。既而曰。妾受聖上寵。非分之幸。但心存故夫。日夜不安。今日且啓行。後會不知何日。乞聖上下賜一物。爲後日之憑證。世宗曰。可。卽於腰間解一佩玉以賜。并金銀緞疋無數。行時猶依依不捨也。不久抵家。祔青見之。大喜。繼見其所有。更雀躍莫名。遂以之買田地。並興工造屋。忙碌異常。而錢氏回家未久。終日厭倦。懶於行爲。旁人多以爲奔走跋涉。勞苦所致。孰知其另有故也。祔青亦謂爲然。延醫以調治之。醫笑謂祔青曰。恭喜恭喜。此非病症。喜症也。祔青聞之。始而喜。繼而怒。終則不言。喜者何。喜自己年已四十。而猶無子。一旦乃妻懷孕。幸而生子。則祔青之宗。不致絕滅。怒者何。怒相處

數十年未曾一孕。往北一行而遂得此。或有曖昧。未可知也。最後何以不言。因念家貧如洗。難以度日。既受人驅使。供人奔走。幸賴乃妻力。一旦暴富。昔之受人驅使。今則驅使人矣。昔之受人指揮。今之指揮人矣。雖欲發作。不可得矣。且與名譽有關。所以默默也。已而產期至。呱呱墮地者。果不雌而雄。闔家大喜。但此子頭角。不同於凡衆也。以日計之。方知爲世宗種。雍和宮內繡像畢。錢氏歸。叨利與世宗燕語曰。佛像已供。此亦不可謂爲報德。世宗問所以。叨利曰。有暇當爲皇上一細述之。

雍和宮甫裝畢。歡喜佛。叨利謂世宗曰。此不足以報德。曰。然則如何而後可。曰。非有道場以布施之。不可。世宗曰。若此。大師其爲我行之。衆香如海。羣生擾之。無男無女。無老無幼。無妍無媿。無貧富貴賤。無智愚賢不肖。混雜一堂。香火緣。梵呪聲。金裝羅漢。裸體美人。醜態橫陳。無所不備。而其中來者。大半多民家婦女。有入其中而不出者。有數月數日而出者。人多憾之。莫如之何也。正定門外。

有一家季姓。人口不多。一嫗一女外。僕一婢一而已。言其家世。則非貧賤者。父名品祺。官至總督。有聲於時。清廷重之。擢爲內用。授以禮部左侍郎之職。不久病死。一生清廉。喪葬外無長物。幸同僚某君言於上。賜撫恤二萬金。妻女賴此以生活。嫗卽其妻。女名允珍。嫗素迷信。當品祺未死時。常往各地進香以求嗣。迨品祺死。益勤謹。常鬱鬱不樂。曰。前世不知作何孽障。到今世受苦。若不修悔。則後世又不知入何地獄。遂於其家堂上。塑一大士像。每日晨起。跪於大士前。焚香誦經。習以爲常。不之間也。鄰之居爲一小喇嘛。見其所爲。知其可動。時來其家。相與講佛事。小喇嘛乃誇其教主係上帝之子。職掌人間善惡。如佛其意。立喪其生。墮入地獄。將來爲牛爲馬。受人驅使。受人鞭扑。如有爲其所欲。小則生於富貴家。錦衣玉食。一生享用不盡。世之豪宦顯貴者均是也。大則立成仙果。而登天堂。受人民尊敬。八方烟火。最好則親其肉體。雖有大惡大罪。無不立除。故奉之有人。拜之者亦衆。卽聖上亦與之親也。我教勢力。遂普於全國矣。嫗

聞之大喜。思親喇嘛之心日益切矣。乃問小嘛嘛曰。爾教教主現居何所。常人能得見之否。小喇嘛放聲大言曰。京師爲首善之區。人文薈集之地。故教主叨利躬自來居。以普救庶人。惟不甚出門。故常作佛事。又雍和宮內。令庶隨便出入。以爲皈依。京師內外。童稚皆知。汝何又在睡夢中。設我今日而不言及。豈不失此良好機會乎。言畢。傲睨欲出。嫗聞機會二字。卽拉其手曰。何謂機會。小喇嘛不肯言。嫗以金授。始坐下。曰。昨聞教主與聖上言。不久有佛事之舉。屆時而往。可觀教主苟有福。爲教主見而與之親。則何患福之不來耶。嫗問以何日。小喇嘛曰。我亦不知。如有確期。來報可也。嫗指允珍謂小喇嘛曰。如我女其能受教主之歡乎。小喇嘛曰。直告老媽。人之能受教主歡與不歡。不能決之於外。當視其內之如何。若問允珍。須受洗浴禮。嫗曰。何謂也。小喇嘛附耳告。老嫗笑曰。苟能如大師言。何不可也。遂留小喇嘛晚餐。先使之入女室。而後命女執燭進。允珍方十五。雖情竇初開之時。然自幼讀書。頗知大義。謂母曰。男女有嫌。我母

女均係女流。留人宿。已覺非是。况復命我入侍乎。若此卑鄙事。我不爲也。母強之不可。鞭之仍不動。終至跪以求。女垂淚自思曰。設再不允。於義亦非不是。但傷老母心。計亦非善。不若給之。遂亦踉曰。母親速起。兒已允矣。遂執燭入。嫗見女入始去。允珍入。見小喇嘛赤身臥於榻上。坐起笑曰。我待之久矣。何徐徐其來耶。允珍見狀。掩面欲出門。已爲其反扃。不得出。立於門後哭。小喇嘛下。至其前。以手拉之。不動。撫其乳。被推去。親其吻。允珍以手掌之。小喇嘛笑曰。小妮子已長成倍大。何又羞得得耶。勸之再三。允珍仍如前。拉之上榻。允珍一頭撞壁欲死。小喇嘛無奈。撲之上榻。允珍極力拒却。終以小喇嘛體重力大。不得脫。任其所爲。翌日天明。嫗立起身來。視寂無人聲。日方中。猶未起也。呼之始出。然雲鬢惺鬆。一夜東風已吹得不堪消受。落英繽紛矣。小喇嘛繼之。嫗急問曰。我女之心如何。曰。可則可。猶未直達正中也。必待今晚而後可。或有問予曰。當其第一晚。允珍不曾預知。故不能避去。今則親聽其言。不特不去。且樂就之。是又何

也。曰：婦女之性。每當先時。必半允半却。及其既事也。則漫不爲怪。復閱一日。小喇嘛始去。臨去謂老嫗曰：盡備之。我來報時。卽欲往也。老嫗乃出錢財。先購備香燭。而後爲允珍置衣服飾物。方就序。小喇嘛來曰：明日可行矣。老嫗唯唯。是夜母女不曾安睡。天明卽行。老嫗謂允珍曰：子臨佛地。萬事當謹慎。不可疏忽。免遭佛怒。而獲災殃。允珍唯唯而出。及門。小喇嘛俟於側。導之進。數百婦女先在一喇嘛僧盛服坐於壇上講經。一見允珍。心有所動。不覺其目之注視不止。婦女之在壇下者見之。回頭視。相謂曰：此女福厚。受大師青眼矣。講經畢。諸婦女退。允珍隨其後。忽背有人拉其手。回眸視之。非他。卽壇上講經之僧也。笑謂曰：何遲遲其來耶。衆人多已受洗佛禮。姑念汝誠。當另爲之。允珍謝曰：承大師厚愛。他日得有正果。大師賜也。僧扶之起。曰：速隨我來。僧前行。允珍尾之。折入一殿。闌無人聲。僧命坐椅上。板忽轉動。人椅俱下。頃僧亦來。去其衣服。允珍經此一番手續。神志昏亂。不克自主。任其欲爲。僧亦不見。三四婦女自後出。盛裝

妖服艷麗無匹。手托衣冠來爲允珍易。允珍不欲。曰：大師之命也。凡婦女來此。一受其聖水之普施。卽賜此衣冠。我輩亦然。豈特小娘子也。允珍默念曰：旣來此。強之無益。心稍安。不久卽與諸婦女同化。放浪不拘矣。時或思其母。則淚下。猶曰：吾母自作孽也。然於彼人。則對不住矣。所謂彼人者何人耶。乃其未婚夫也。先是品祺官總督時。有某臬憲與之善。結異姓兄弟。日常往來甚密。職是家人。亦時相往還也。時臬憲之妻生一子。品祺妻生一女。遂相約曰：此子女他日長成。當爲夫婦。如有違之者。必遭天罰。已而品祺入京。臨行時猶頻頻以爲言。此所以一不娶。一不嫁也。惟睽違兩地。音信無由。彼此竟不知無恙否。一日臬憲指其子而謂其妻曰：此子業已十有八歲。早與季姓有約。且爾我均年老力衰。行將就木。早一日爲其完婚。則爾我早一日安心。妻曰：君言固是。惟不知季姓何若耶。臬憲曰：斯事我早已想到。擬遣我子携禮入京。訪着季氏。成婚之後。一同回家。則手續省而事亦萬全也。妻以爲是。卽命老僕偕公子入京。允珍自

入雍和宮後。母日坐於家中。日夜誦經。祈大士降福。使己女爲教主悅。則老身亦可獲福。七日已過。諸婦女紛紛回家。允珍則不出。四處探問。或云已歸。或云亦如其女。或云其女爲教主喜。偕入西方極樂國。共成正果矣。或云其女奉佛不誠。教主大怒。以之餒夜叉矣。傳說不一。而老嫗之憂喜亦無常。忽有人叩門聲。老嫗出視。來者爲一老者與一少年。老者自云。我爲王某。河南鄭臬憲之僕。少年名藻璋。鄭家公子。少時與府上允珍小姐有婚約。公子奉老爺命。以年事已大。特來成婚。夫人其母以忽促爲辭。老嫗聞言。自知不該令女入宮。爲喇嘛拘住。求則不得。又且食鄭家約。面有憂色。旣思事已如此。不得不直告王某。怒責嫗曰。三姑六婆。非閨房之福。朱子之格言。爲治家者所不可不曉。嫗掩面不言。回顧藻璋。則已面無人色。氣極而暈。王某急扶之起。半日始蘇。嘆曰。不殺喇嘛。誓不爲人。從此精神困頓。腦筋不清。或哭或笑。或歌或舞。或詈或罵。或得意忘寢食。或失意臥終日。或持刀行於市。作殺人狀。或麗服坐於房內。似新婚者。

然。王某恐其肇禍。百計勸之。藻璋怒。以棒擊之。血流不止。王某無奈。作書致臬憲。躬自來京。買棹回鄉。行至中流。藻璋盛服坐船頭上。狂笑曰。彼美來矣。彼美來矣。一躍而下。順流去。臬憲卽命人入水尋。三日始得其屍。草草成殮。扶柩以歸。葬於城南原野。殊不知允珍在雍和宮內。非特不知藻璋之爲己而死。且日夜與衆喇嘛姿意淫樂。極盡醜態。腦筋中不復有其夫。并不知有其母也。

第十回

雍和宮設醮打鬼

豆腐肆泯迹逃生

藻璋死後。一股冤氣。結而不敢。擁入雍和宮。時常作祟。一日。允珍在雍和宮內。與野鶴參歡緣畢。坐於密室。精神微倦。伏几假寐。有人擊其背。舉首視。不見一人。祇一團黑氣。繞於其身。繞愈急而風愈大。風愈大而冷氣逼肌膚。齒得得作響。已而力不支。倒地。婦女之在鄰室者。聞而來視。見狀大駭。竭力救之。始醒。叨利知。遂命諸婦女侍其旁。三日一無事。允珍知無他慮。乃撤諸婦女。晚飯畢。方欲作針黹。坐甫定。有一物自上下。姑視之。一猴也。繼察之。爲一男子。允珍乃叱

曰。汝何人耶。深夜至此。意欲何爲。其人曰。汝不識我耶。我姓鄭。名藻璋。河南人氏。與汝有婚約。汝不思及此。潛伏雍和宮。致我憂鬱以死。特來向汝索命。言畢。以拳擊其頭。如刀割。大呼而又倒。時值叨利來。聞其事。救之醒。慰之曰。母怖。爲汝作法以打之。翌日。乃命雲師。立集工人四五十。於雍和宮中殿。架木立一壇。四圍以極薄之紗。採自蘇杭。以上等之絲。令全國之善織之女子而織之。不加以色。壇之中設一寶座。係法師居此作法者。座之四面。按四時而布二十八宿。每宿有一燈。入夜點之。光芒四射。猶如萬點明星。壇之前爲一鏡。購自外洋。布置畢。擇日起演。復於宮門前張一榜文。曰。普天之大。芸芸衆生。不知其幾千萬也。有歡極而死者。有鬱極而死者。有飢死者。有凍死者。有醉死者。有色死者。有被火燒死者。有墮水溺死者。有相毆而致死者。有相撞而致死者。許多死鬼。心中不直。結黨成羣。出來騷擾。一若人間無賴。四出害人。或搶劫。或殺人。或放火。或奸淫。有被觸者。受患不堪。本師爲便利庶民。特設打鬼會。凡爾人民。欲消災。

消害者。其速來諸。夫世間婦女。聞有消災獲福事。雖赴湯踏火。在所不辭。知雍和宮有是舉。相約俱往。屆時或一夜未睡而預備者。或半夜而卽起梳粧者。或破曉煑食。天明出門者。紛紛擾擾。家宅不安。至雍和宮。有小喇嘛出。謂曰。大師方在齋戒沐浴。佈置一切也。逾時而饒鈸聲。鐘鼓聲。壇之上。燈火通明。三四十喇嘛。扶一大喇嘛出。衣紅衣。冠紅巾。穿紅鞋。紅襪。面塗朱色。上下一色。幾如着火之炭。坐壇之正中。斯何人耶。叨利也。左爲野鶴。右爲雲師。各小喇嘛紛紛退去。立於兩旁。叨利乃閉目靜坐。約半小時。始仗劍起。東西指畫。口中念念有詞。二十八宿前之燈。都爲其所斫。復坐下。以手擊桌。一喇嘛自內出。跪問所以。大師曰。快帶十二夜叉。到枉死城中。將許多冤鬼帶來。聽我發落。喇嘛領命去。又一喇嘛出告衆人曰。頃夜叉來時。多作獸面。猙獰可怖。然不相犯。衆人其母恐言畢。夜叉果持械疾馳而來。每一夜叉。手中塗有數鬼。諸婦女舉首視。第一來之夜叉。爲馬面。目突入。作深黑色。鼻突出如鐘。滿面有長毛。跪而覆命。大師令

率鬼退至東偏。第二之來者爲牛形。跳躍而前。諸鬼行不及。被曳而上。大師令退至西偏。由是第三第四而至第十二。一一覆命訖。大師乃大聲謂諸鬼曰。爾等雖係冤死。然命中註定。不可四出騷擾。人雖被害。己亦必獲譴。言未既。一鬼自叢中出。抗聲曰。我之冤。非衆人之冤。安肯默忍。如云註定。則何以兩家父母。各有成言。既有成言。則彼女祇可爲我妻。汝妄居法師。設計誘我妻。視爲己物。禁不之出。致我顛狂以死。不自羞慚。尙敢嘵嘵然於大庭廣庭之間。以勵人耶。我來與爾算賬。欲奔上檯。爲夜叉拉住。以鎚擊退。叨利叱曰。汝於我前。尙敢如此無禮。則日常在野鷲張。自不待言。不有懲之。何以服衆。走至壇下。揮劍斬之。謂衆鬼曰。有再敢如此者。當以此爲例。諸鬼懼不敢復有言。叨利曰。我念爾等。或有家。或無家。冤氣充積。飄流在外。祭祀不聞。蒸嘗不饗。饑寒貧困。盡且至矣。特設打鬼會。布施爾輩。汝等其靜肅無喧。於是二喇嘛自內出。各擔麵包。置之大師左右。大師自壇上一一擲下。擲在何鬼身上。卽爲何鬼所食。告罄而止。叨

利遂謂諸婦女曰。凡爾衆婦女。欲消災驅患。速出錢投諸鬼。如投着則寃消。諸婦女聞之。合十起。各於袋內摸出銀錢。爭相投。有中者。有不中者。中者則意氣洋洋。傲然自得。出謂衆曰。我昨夜在雍和宮打鬼。所投錢皆中。從此禍患冰消。後福無量。有不中者。則憂形於色。坐臥不安。或有問之。則曰。惡極罪重。爲禍不知伊於何底。噫。夜叉也。寃鬼也。其真夜叉耶。其真寃鬼耶。曰。非也。喇嘛爲之也。曰。喇嘛爲之。何如是之畢肖。使諸婦女見之而不疑耶。曰。此用光力所致。不觀夫影戲乎。當演時。場上燈火悉熄滅。而后片上人物。入人眼簾。一一如生。雍和宮打鬼亦如之。當叨利上塲時。四周之燈。均被其斫倒。所餘者紗內之燈。而諸寃鬼則立於紗鏡之間。於是一舉一動。自鏡中射出。無不神似。因打鬼而發生一趣事。特爲閱者諸君一介。有某王公者。長白山下產。年已四十。雄心未散。家中除一妻四妾外。猶未足。復納一長春妓。妓固年少風流者。雖從王公來京。而不鑿其所慾。日常盛服行於城內外。作引蜂誘蝶之舉。而一般狂蜂浪蝶。趨之

如蟻附羶。終以王公滿室親近。勢力強大。不敢遽加非禮。妓無如之何。繼聞雍和宮打鬼事。大喜曰。我志可以遂矣。凡人膽小。不敢爲。若彼禿頭者。敵體聖上。何況老夫。請於王公曰。我自有生以來。無一日不在火坑。幼時腦筋簡單。不知有此。而目中所見。皆大歡喜。是目中已有罪惡。長則身親其境。是肉體有罪惡。且此中人利慾薰心。媚諛之術。於焉以工。有墮其術中者。或傷財而殞身。是心中已有罪惡矣。有此三大罪惡。將來未免受殃。我今已爲爾家人。受殃亦爾家受殃。我不願以我故而使爾家受殃。言畢嗚咽。王公曰。汝欲何爲。曰。雍和宮有打鬼之舉。人之欲獲福消災者。爭往以錢投鬼。中則消災。不中則獲戾。我願往。自維手中所有不多。故喋喋耳。王公曰。此細事也。立出萬金。妓大喜。命侍婢備轎。携錢俱往。翌日。天明卽行。抵雍和宮。小喇嘛見其舉動闊綽。知非民家婦。不可輕報之叨利。延入內堂。獻茶菓。叨利躬自出問。始知王公之妾也。雖心中傾慕。礙於體面。力自限制。而妓則眉挑目語。不能已也。已而開始打鬼。妓與侍婢

雜人叢中。錢紛至沓來。叮嚙之聲。不絕耳鼓。銅錢之中。有時雜以銀幣。諸鬼不知何人所投。大注意。后知爲妓。爭以頭承。有身與身相碰而跌者。有頭與頭相觸而退者。有碎鼻者。有破額者。或以手撫傷處。或坐地嘆息者。種種醜態。非言語所能形容。妓見之。心中好笑。三日方過。而妓之所有。亦已告罄。無奈脫手上所戴之約指而投之。中叻利額。叻利起念曰。南無阿彌陀佛。諸大王菩薩。我非鬼。何以誤我爲鬼。我無冤。何以謂我有冤。非鬼非冤。則我非冤鬼也。我非冤鬼。何以又誤我爲冤鬼。既誤我爲冤鬼。何以不以錢打我。而以約指打我。約指約指。其殆與我有緣耶。約指與我有緣。則物主亦與我有緣……緣……緣……緣……緣。歡喜緣耶。孽緣耶。如以爲孽緣。則罪過罪過。大罪過。我有罪過。彼亦有罪過。以罪過而遇罪過。遂成正果。謂予爲謬。請結三妙三菩提。妓聞之。有喜色。亦有慚色。然其心中之主宰。則除叻利外。無有也。遂視雍和宮爲樂土。無欲回之意。既王公使人來接。悵悵而去。

世宗未卽位之先。與庶弟允禛積不相能。幾有不兩立之概。及其既卽位。天下士人多附和之。聲勢喧赫。允禛知非其敵。不敢明目張膽。而暗中活動。依然如故。一日。世宗與喇嘛呼雪微服行於市。以訪民心之如何。有三四人自一酒樓出口。講指畫。手舞足蹈。其一種得意忘形之態。見之堪發一笑。世宗與呼雪行近三人。餘一人在後。見有人來。疾趨上。以拳擊世宗。呼雪怒。還擊之。三人亦相繼來。環而擊呼雪。呼雪力大。又擅技擊。三四人非其敵。一時東倒西橫。不能爬起。呼雪猶自力擊。旁人均爲之不平。在旁罵詈曰。如此蠻橫欺人。不知仗誰家勢。卽當今聖上。決不至此。世宗聞之。知犯衆怒。拉呼雪手令去。呼雪恨恨而行。不十步。背後有人呼曰。如此青天白日。皇城之內。敢無法無天。且身爲天子。微服出行。以察民間疾痛利弊。古聖賢皆爲之。而子獨不思此。以民心之向背。如有怨言者。立加誅戮。誰敢戴爲聖上。我死不足惜。小民之憤氣。或可伸於萬一。拔劍斫去。中呼雪背。削去一大塊。倒而死之。世宗臨而求宥。其人曰。我取汝首。

級。易如反掌。姑念汝爲天子。富有天下。我等終在汝權力之下。故誅助爾之人。以爲爾儆。并爲爾戒。且與爾以自新之機也。爾如悔誤。則置之可也。如欲追究。於某處求之可得。言畢而去。世宗俟其去遠。始敢行歸。而告叻利。叻利曰。主上意若何。世宗曰。如欲追究。則此等俠士。技術精明。去來無蹤。一觸其怒。命懸其手。如不追究。則任其無禮。任其蠻橫。任其欺上。任其殺人。殊覺不值。朕正在進退維谷之際。所以與爾謀也。叻利曰。爲主上威儀言。不可不追。夫聖上以彼等有絕技。恐滋變故。不知彼等能者。有不能者。亦有一味畏之。則能者驕。更甚不能者。亦大言自張。不特皇上之威儀失。而我等亦不在彼輩心目中矣。且彼有技。我等亦有技。彼無法。我等則有法。技而不勝。以法濟之。無害也。世宗毅然曰。如大師命。立遣衛士十數人。至其所言處。果其人在。笑問曰。世宗欲我去乎。若然。我其入內收拾一收拾。衛士恐有變。跪而懇曰。壯士如不去。我等亦不敢強。惟回去必遭聖怒。性命不保。與其歸而死。不若死於壯士前。使天下人聞

之。知我等有知士之明也。其人曰。大丈夫作事。常有以肉體爲犧牲之念。我何人斯。而敢遺害於人耶。君等如不信。偕入可也。於是其人入內。衛士立於門口。以待。不一刻而出。乃以餘物分之。鄰人相將上道。行不甚速。其人曰。行遲遲。我甚厭煩。我先往。爾等來可也。衛士方欲言。其人不見。有一刁猾者曰。世人多貪生怕死。其人一去。必不返也。有一二老成者曰。此等人有大丈夫之志。大丈夫一言既出。駟馬難追。今雖去。必不逃也。狡猾者曰。誠如爾輩言。則爾輩先往。我等隨後來。老成者漫然允之。抵宮。往世宗處覆命。訴經過狀況。世宗曰。其人已在是矣。既見其人。數有缺。間之。老成者以情告。世宗大怒。立命人待其至。執而殺之。曰。所以戒後來之刁猾者。世宗乃至密室。令其人來。賜坐。問曰。壯士何姓。何名。貴鄉何處。我與爾無甚冤仇。何故欲侮辱我。須知我雖不德。然位居至尊。身臨萬民之上。直臣規諫。謀士上言。理宜有也。而不宜侮辱。致失人民之禮。且天子爲天下庶民所崇奉者。侮辱天子。卽侮辱萬民。而其人亦必爲萬民所吐。

棄。我本不欲問也。奈萬民積憤未消。不得不問於壯士。矧我知天下壯士。未有不明事理者。亦未有不肯服從者。壯士之出此。必有爲人利用也。壯士苟能自悔。遷善日新。我亦無間其人。笑曰。我無姓。亦無名。南陽人民。常往來於大江南北。故南陽俠士之名。遍於人民耳鼓。一生爲民除害。除強扶弱。偶來京師。聞聖上專事傾軋諸王子。不復念及骨肉之至親。自相殘害。自相誅戮。人民所不爲。而聖上竟爲之。且旣爲天子。猶然處心積慮。各不相能。則聖上勢大。士多附和。而諸王子無噍類矣。我乃日周旋於諸王子間。盡保護之責。然不見害於聖上。以明我亦知上下之分。日昨偶值於途。目睹光頭之無禮。聖上在側。不加禁制。一時怒從心起。遂殺呼雪。冀聖上察我下懷。不加追究。何圖聖上有倖免之心。而旁人有不相容之態。我亦無法。惟有死於聖上前。明我之心迹。言畢。自刎而死。世宗愛其才。敬其志。禮其爲人。哀之。垂淚半日。以禮葬之。而於諸王子。則不無疑慮。遣人四出密察。緹騎踵事苛求。凡與己之有私而不相容者。曾受諸王

子之闕恤者。有惡言於喇嘛者。有誹謗於朝內者。羅而致之。盡加誅戮。以爲一網打盡之舉。於是諸王子逃出。雜處民間。不復有王子態矣。允禩知世宗於己爲最恨。己之危險。亦必甚於諸兄弟。離宮而去。人無有知之者。外城之外。有一荳腐肆。新自越郡來京者。肆中主人。爲一老翁。一老婦。一中年婦。既又來一少年。破衣亂服。蓬頭赤足。磨荳腐。售以度日。少年雖衣服襤褸。而狀貌魁梧。舉止文雅。不類貧家子。故人都以爲言。一日天初明。日猶未出。諸客都來飲漿。同時有一少年。一禿頭僧亦來。雜坐人中。老翁以漿上。二人東顧西張。而不飲。肆中少年。方在內收拾。一見大驚。逾垣逃去。有頃衆人都出。二人且飲且謂老翁曰。爾家少年。係自生耶。抑親戚家子耶。老翁曰。此子老夫自出者。二人曰。盍令之出。老翁曰。此子年已雖大。猶有女子態。日常不肯出來見人。貴客欲見。待我入內喚。不知肯出來否。老翁方欲轉身。老嫗已大哭而出。罵曰。何來野種。驚我兒子。逾垣而出。垣外臨水。必入水死矣。我兒死。老夫婦又將誰依耶。欲與彼拚命。

二人笑曰。老嫖母然。請坐下。有以語汝。老婦釋手。立於翁側。少年起言曰。我二人非青面獠牙。又非三頭六臂。何能驚爾子出走。卽青面獠牙。三頭六臂。而爾子又不出來。則爾子縱有事變。與我等無涉也。且此子面貌。絕不類爾子。是王子也。爾既冒認王子爲己子。報之聖上。有欺君之罪。汝夫婦不又犯罪乎。老嫗聞之。始大懼。跪下哀求曰。此子確是王子。但已改姓。認爲父子。我夫婦賴此以全終也。今若此。不特無依。且有罪。我不欲生矣。奔入內。尋刀勒死。少年急止其手。笑曰。報聖上言戲言耳。汝夫婦雖無賴。以此藏之。亦可以衣食一世。探腰囊出一朱印授之。曰。好藏之。苟遇衣服飲食有缺。持往各官署。可以供給也。老嫗再拜受。堅叩姓不答。臨去時。又出數十金授之。某王公之妓自雍和宮出。后無日不思念大喇嘛叨利。與野鶴雲師。苦無機會。一日。乘間謂王公曰。妾於雍和宮許有願心。不曾完過。明日想一行大爺。其許我乎。王公聞之。叱曰。彼等粥粥歛錢耳。淫惡耳。汝何醉死其中而不悟耶。妓方欲復有言。王公已去。妓無奈。自

怨自艾而已。自此三日。王公不來其居。妓使人請。云有要事。不能走開。直至第八日始來。形容憔悴。若有重於憂者。妓再三叩。王公以言亂之。終不肯吐實。天明忽忽去。遺下一書。妓拾而藏之。王公去而卽來。向妾索。妾曰。我未之見也。王公以言引之。以利誘之。仍不足以動其心。怒曰。我命終懸汝手。我與爾脫離關係。立捧之出。妓遂來雍和宮。哭以書上。求爲其吐氣。叨利一見。知南陽俠士之所爲。六王爺其亦有關係也。上之世宗。拆書閱曰。南陽俠士。致書六王爺。左右士產於草野。出自蓬門。生而好俠。救世爲懷。十五而好刺術。歷延名師。爲我指教。幸不辱命。得爲成才。出而問世。徧歷大江南北。非好勇自很。卽漫無禮儀。不得已雜於市販。爲民間抱不平。強者受抑。弱者吐氣。凡若此者。大小無止數百。事已而習聞。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。屠夫走卒。亦有豪氣。故北來得遇王爺。一見相洽。允爲推薦。斯時士之心中。以爲王爺口頭之言。不必遽現事實。誰知事隔三日。允禛王子。果躬自來迎。士大喜。立允所請。相率入宮。明知大事已去。不

可強爲。每念及王爺之明見。允禛之能用人。忠義之心。油然而生。竭智苦思。謀保護之責。今也以一時之憤。殺呼雪。觸天顏。犯敵人之怒。死終不免。與其爲彼暗殺。孰若堂堂正正躬自出首。死亦明正。我死何足惜。并不以我爲慮。允禛王子。出走在城外。認人爲父。苟延殘生。得暇一往視之。苟能設法以全其生。尤所至望。順便上言。祝王爺無恙。世宗閱既。以書擲地曰。老奴我待彼不惡。何亦有野心耶。我其徐圖之。所謂六王爺者。世宗之從叔也。向不直世宗之所爲。祇以不動聲色。不能窺之於表耳。今爲妾揭其隱。撫然曰。我老矣。死無足惜。不如將平日所積。一吐爲快。連夜上表。陳述世宗如何淫惡。如何奸詐。如何橫行。宜速懲治。不則民心渙散。帝業不安矣。世宗立草一詔。捧至王爺處。宣讀曰。皇叔年老。精力衰倦。志意昏憤。宜靜養。不宜多動。速往林野。享林泉之勝。以娛晚年。國事毋庸顧問也。王爺聞詔。心中不悅。然以聖旨不敢違。入朝謝恩。而出不日至熱河。而妓則一入雍和宮不再出矣。

第十一回

兄弟相殘骨肉成犬豕

天倫已滅手足變讐仇

允禩自南陽俠士死。六王爺出至熱河。世宗與叨利。又來荳腐肆搜查。逾垣而出。知京師不可久居。流落四方。所携錢物。盡數告罄。而形容狀態。又不堪設想。某日以欠逆旅資。被逐出。日暮窮途。無所歸依。乃往來於街市。忽一人自南來。衣服楚楚。絕非無識者。行近允禩身畔。注目視。上下不稍瞬。問曰。君非自北京來耶。何落魄至此。允禩聞言。嗚咽者再。欲語而又不能出諸口。其人曰。夜深矣。星月上矣。此地非可久談者。敝居離此不遠。盍往一談。允禩知其人抗爽有奇氣。竟允不疑。於是其人在前。允禩隨後。步月而行。不半時。其人指前面樹林。謂允禩曰。此我居也。言時抵門入室。陳設雅潔。遂命允禩坐。喚婢僕治肴具膳。以食允禩。且出一室以居允禩。食畢。謂允禩曰。聽貴客語氣。知自京師來。觀君狀貌奇偉。倉忙中含有整靜氣。知京師人而爲貴家公子。皇族後裔。允禩起而揖曰。君何其有知人之明。君奇士也。敢以實告。我名允禩。以世宗黨人。星羅棋布。

不敢久居。舍京來此。久淹逆旅。費用乏絕。被逐徘徊街頭。莫知適從。天遣君來。得以相附。莫非事由前定耶。請問君貴姓大名。其人曰。我姓金。我名復生。生而卽死。救而復活。遂以名之。長成後卽往來於燕北。販皮毛爲生。數年之間。贏餘十餘萬。又一年。運貨入京。知世宗殘忍。常有殺害諸庶兄弟之念。有善達乃我王子之黨朋。復以善達而得見諸喇嘛。所載之貨。悉售於雍和宮。綜計所入。不下百萬。遂以萬金贈之善達。善達曰。苟得如君者數十人。則我志可遂。允禩可望也。此志此心。耿耿不忘。屢欲入京。一謁善達。并問候足下。終以事阻不果。今日邂逅相逢。天假之緣也。姑住此間數日。我已備好十萬金。賚往京師。與善達共謀。先收天下士。徐徐圖之。未爲晚也。允禩曰。此來出於不得已。設再赴北。萬一有事。豈非自投羅網。而爲彼所害耶。復生曰。旣王子心有所恐。我亦不敢強。再住若干日。待我收拾一切。同往京師。陽以商爲名。陰謀大事。無不可也。允禩再拜謝之。允禩居復生家期年餘矣。復生時出採買各物。或消售各地。允禩爲

之經理賬目。絲毫無誤。時方臘月中旬。人之旅於外者。例宜回家。一聚家庭之樂。復生亦然。與允禛道別後事。并各地民情風俗。經商之贏虧。達旦猶未睡也。忽門外錚錚有聲。二人大驚失色。曰。歲云暮矣。其母乃盜耶。繼而聲益急。二人之驚惶亦愈甚。復生毅然曰。無論盜與不盜。禮義必知。我出啟門。待其入。而以大義責之。彼必自退。遂開門。一大丈夫昂然進。問曰。允禛何在。復生以爲世宗之緹騎也。不敢允。佯問曰。誰爲允禛。壯士所問。不知何所指。其人曰。王子允禛。誰也不知。并誰不知。在汝家。我係允禛友。特來保護。非有他也。速令之出。與我一面。假惺惺。又何爲者。復生猶不敢允。而允禛已自內出。呼曰。順兄其來耶。其人曰。聞爾出走。四面奔尋。音信杳然。昨日始來。此悉在此地。今夜特來。復生至是。膽始壯。肅之坐。重復談叙。其人果何如人耶。曰。姓戴名順榮。與允禛結爲兄弟。同往峨嵋山習技。意甚相投。相出相入。不肯或離。當允禛出走時。適順榮母喪在家。不之知。服終乃出。始知其故。日夜奔走。往各處名山大川。詢訪。終不得

見中途又復病二三月。期年後始來粵東。遺溺於廁。倚傘路旁。爲人竊去。順榮覺而追及。欲送官究辦。竊者哀懇曰。我爲人傭。設爲主人知。必不用我。望客人憐而舍我。順榮問主人何姓。竊者一一以告。并言主人外出。留一京來之友。在家治理。順榮問以面貌。始知允禛也。至則不誤。從此三人同住。日謀舉事之方。順榮曰。如此如此。可以無憂。復生允禛均稱善。此後復生四出購物。允禛順榮相率出外遊三閱月而畢。遂擇日出行。天津城外有一大商店。專集四方貨物。售之各地。坐收什一之利。主人均係當道之戚友。有恃無恐。遂得壟斷利權。每三四月沽河開行時。九十月沽河封河時。必飭人俟於其地。凡有過往之大客商。手中有貨物者。招攬之。籠絡之。不能逃其門也。然來者不多。獲利亦不鉅。每日之晚。大設筵宴。以饗賓客。且祀財神。祈萬一之幸。一夜時將三更。賓客方散。三四人入報曰。遠處有燈十數。高矗雲表。順風而來。以爲貨船也。令人往視。果無誤。特來報。據報者言。船有四。每船有五六萬金之貨。羅致之。定可獲利不資。

主人大喜。立遣幹者三人往。船已行近。三人上去。船上人自云。有珠寶二十萬金。係外來貴重物。三人肅船上人上岸。與主人接洽。主人曰。小肆資薄。不能即時擔此重任。如肯分售。請留十之三四。客人曰。我等貨物。係重資購來。不肯售去。現有事在身。急欲他去。主人如無款。不必急急。明年今日。再來領取。天明即去。主人止之曰。我與客人初次交易。彼此性情未諳。貿然出此。何以相信。不如署貨券於客。明年來。可爲憑證。客人不欲行舟而去。京師人迷信。達於極點。蓋以喇嘛導引故也。而外此一般方士。躍躍欲試。乘機而入。顧畏其勢。不敢入也。某日。京師城內外。有三四方士。走動街頭。云能治疾病。能爲人卜休咎。人民羣集。日夜不止。飲食則人民供之。居處則人民家與之。生意大佳。好事者報之喇嘛。喇嘛恐爲彼淆惑人心。勢爲渙散。乃遣人四出偵之。則云前三四日已去矣。越三四日而又來。來則即去。或十日。或半月。或一月。或一季。或一年。或而東。或而西。時而南。時而北。變幻無窮。行迹不定。喇嘛雖狡獪。無如之何。而喇嘛勢力

之渙散。由斯生矣。且說天津肆主人。自得客貨後。卽分人四出消售。一年而告罄。綜計贏利。不下數萬。而所約之時間。又至。儲款以待。客人又來。主人大喜。厚待之。出錢。客辭曰。此來非提錢。來消貨耳。拉主人手出。果有船五艘。裝貨較多。主人曰。前次之貨。欸未出。今則又安敢相受。客曰。何妨。待我用時。來取可也。言畢。復去。如是者三四年。積資幾百萬。惟每來時。客必較多。主人稍稍疑之。終以客有恩於己。不欲言。亦不忍言也。或人以其爲大盜。欲執而送官。主人力辯。幸免。第六年。而又至。悄然謂主人曰。我等現有要用。特來提取。主人如數奉出。客祇取五十萬金。主人復頻頻詢以行期。客撫然曰。明年今日。如不至。則我等無噍類矣。主人聞言。不明所以。堅詢之。已去矣。遂不復至。閱數月。有客自京來。主人以告。曰。允禔也。爲世宗獲。與允禩同縛宗人府。不以人類殺之矣。主人問其所。以。客曰。言之甚長。非頃刻所能畢。主人曰。君無事。我亦無事。不妨作長夜談。客始首肯。曰。數年前。京師曾來有三四方士。或爲星士。或爲巫醫。人都趨之。三四

人乘間言喇嘛罪惡。喇嘛銜之。使人捕之。己不知所適。斯何人耶。允禛復生。順榮緝虞。是四人知其有備。連夜出京。謀曰。欲舉事。非有多人不可。欲有多人。又非有錢使用不可。孰若以復生之錢。外出經商。謀子母之利。俟有成數。而後行之。未晚也。遂分途四出。採得之物。或即售。或不即售。一年而各有數萬之餘。乃以所餘購物。而存其本。卽來汝肆。五年間積有百萬。四方壯士。所結識亦不少。携錢來京。陰蓄死士。賃民屋以居之。而人來附者。亦都一般。無賴小喇嘛。雖有一二小術。可施。能以利結。能以勢動。爲首一人。名如海者。紅教之正宗也。身有寶符。夜間常發奇光。人不可近。凡有禍事。則發青光。凡有祥事。則發紅光。允禛之手臂也。叨利聞之。乃陰使人密交小喇嘛。問何法可除。曰。此物利害。無法可除。惟有以女色誘之。叨利聞而心喜。報之世宗。選宮女三四名。佯以賣花爲名。與之糾纏。務使其心動。如海始而備。不之理。繼而習熟。時與一言。女則更形親密。摩撫其身。終竊其符而去。如海既失符。自以爲不能敵彼。終日練技。作最後

之一搏。然已無及。某夜天雨。星月無光。人家均閉門不出。門外似有人走動聲。倏而刀聲槍聲。與夫呼號聲。一夜不絕。天明出。始知允禩黨人已誅滅殆盡。如海順榮死。善達復生。允禩被執。見世宗。善達復生。大罵其無狀。直前欲擊。衛士上亂刀所殺。允禩則囚之宗人府。以猪待之。食以糠糟。允禩見之大哭。謂旁人曰。請聖上來一言。叨利曰。不可。曰。彼與我兄弟也。倘不以兄弟而不往。則外人以無親義目我。或且效我。將何以治之。卽徵服來。允禩曰。聖上如此隨便。不亦太失威儀耶。世宗曰。我與爾兄弟也。兄弟何用威儀。允禩曰。聖上猶以我爲兄弟乎。子登大寶。貴爲天子。食必膏粱。而我所食則何如。出所食以授世宗。世宗大怒。立殺役人三四。允禩曰。我想彼等役人。何敢大膽若此。糟糠狗豕食也。以之食我。是目我爲狗豕也。我爲狗豕。子與我一體所生。則子亦爲狗豕。子我爲狗豕。我父若母亦爲狗豕。推而至於列祖列宗。亦莫不爲狗豕。我意如此。子以爲何如。世宗面赤不言。立卽回宮。陰遣力士三四人。潛往殺之。佯以爲病死。死而

殮葬之。

第十二回

翦滅羽黨淫僧西去

搜羅野史佳話重提

世宗既翦殺諸王子。而又追索其遺黨。凡前此曾受諸王子之一衣一食。一稱讚。一頌揚。卽目爲己敵。不相兩立。有東城外有一茶肆。爲一母與一女所設。一日薄暮。茶客多散。忽有二人自外來。衣服麗都。舉止闊綽。腰囊殷實。絕似外來之商人。據座畢。母往抹桌。女則以茶進。客謂女子曰。如此年少。何以作此生涯。豈不知有輕薄者耶。女聞言。羞慚而去。母答曰。此女年少。不知禮。有慢客人望。勿見罪。我母女之所以爲此生涯者。實緣家貧。母老女幼。無以爲生。輕薄兒固日來騷擾也。我家本非此處。七八年前。隨夫尋親友來。機緣不巧。我來而彼去。川資告罄。不克回家。賃屋以居。夫爲驢夫。月得三四金。我則爲人縫洗。以助之。二年光陰。安然度過。第三年方屆。厄運亦至。我夫病矣。不久卽死。家中舍破衣數襲。舊物數事。外無他物。不能舉喪。乃坐於夫側。撫屍號慟。幾不成聲。鄰人

之憐我者。祇言語問慰。有一二眞慈善者。以微資助。卒不克舉事。時有一少年。過聞哭聲甚哀。知必有故。問之鄰人。鄰人爲言。少年曰。我其助之。卽呼曰。母哭。速料理喪事。我有以助爾。出百金。爲我購屋。以設此茶肆。我念此少年惠及我家厚矣。卽以姓名。少年不答而去。喪事畢。遂以餘錢購茶壺茶杯桌椅數事。而設此肆。前日鄰人告我曰。昔日之助爾者。王子允禱也。與聖上不相容。被執而誅之。我母女感其惠。爲之立一主。供於肆中。朝夕跪禱。祝其上登天堂。成爲仙佛。且常念曰。王子允禱與聖上爲兄弟。兄弟天下之至親者也。世宗不知念及。竟殺之以快其私。不亦太陰險乎。二人變色曰。汝老矣。喋喋何爲者。設爲人聞。報之聖上。爾我之命均不保。語云。知機其神。我等不欲再坐矣。付錢而去。翌日。街上人言。東城外某茶肆。母女二人被殺矣。不知者以爲奸淫所致。實則爲世宗之羽翼所害。蓋當日之二客。非他。卽其人也。臨去之言。已預示其朕兆矣。有某餽餽店之四周。都小喇嘛所居。時來食物。而不名一錢。店主苦之。時常漫罵。

一日又損失三四百文。致無力舉火。怨毒甚。大罵昏君無道。信重賊禿。任其胡爲。任其橫行。我命懸汝手矣。天明起視。已殭臥於血泊中。由是京師民家相戒不作聲。世宗以爲天下心服。可以無事。一意刻薄殘忍。放浪淫樂。宮中而不足。行之於京外矣。人民怛然悲傷。敢怒而不敢言。先是雍正與諸喇嘛約。如能助我成事。富貴共享。不欲食言。乃以宮女之有姿首者若干人。陳之雍和宮。恣其淫樂。不足。而又廣採滿漢蒙藏之女子以充之。或有人言於世宗曰。聞海外有人能舞羅致之。以供暇日娛樂。未始不有益身心。世宗點首不言。大喇嘛叨利會意。退謂人曰。聖上天下之至尊。臨萬民者也。若公然行之而不諱。何以御下。點首而不言。已示其可往爲之。自必悅上意。立命徐球備大船三艘。率水手三四十人往南洋羣島採取。期年而歸。人皆土著。赤身裸體。毛長二三寸。面黑有光。復加以許多綵色。於雍和宮內教之舞。且唱蠻歌。令人聞之而大笑。歌舞稍有序。請世宗來。大悅曰。祇有歌舞。而無音樂以佐之。未免減色。另造許多樂器。

一時錚錚鏘鏘。神爲之奪。叨利曰。土人之歌舞雖佳。而無色以副之。未免枯燥乏味。莫若以漢女實其中。則得之矣。世宗首肯。從此世宗於政治之暇。無不徘徊於此。與諸僧相與淫樂。或飲酒。或觀舞。或聽歌。目爲之迷。神爲之眩。不自知其所主也。且此輩土人。相去禽獸不多。一見漢女。惡態百出。時而撫摸。時而玩弄。時而摟抱。諸女子均欲爭得聖上歡。格外穢惡。獻媚獨有一女子。疾首蹙額。狀甚不歡。世宗見而異其所爲。問曰。子有何苦。蓋以告女。女不言。世宗再三言。仍不答。方欲趨前。女子已躍至。一劍斫來。手忽一顫。劍偏左側。中椅。椅爲之碎。左右齊上。女子連斬十數喇嘛。并衛士數人。既以人衆。緣壁上屋頂。衛士追之。及而殺之。同時又有一男子下。直奔世宗。大呼曰。殺我父。殺我泰山。并殺我妻。誓不與爾兩立。仗劍左右揮。人爲之倒者。不下三四十人。叨利知不可力敵。遂分十人爲一排。更番分鬪。直至天明。其人始力竭死。一再調查。始知女爲善達女。男則爲其夫順榮之子也。善達事允禩。事敗被執。大罵不屈。遂致死。以女令順

榮子安國領之行。曰好自爲之。則二家香火其不斬矣。女自隨安國。無日不與其夫謀爲父翁復仇。祇以京師防護綦嚴。不能下手。後聞徐球採女。乃易姓名而入。時與世宗喇嘛親。心中悶悶。刻不自安。世宗見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。慙慙問。女默念曰。彼自獻慙。天與我以復仇之機也。遂出此。卒以衆寡不敵。夫妻盡殺死。世宗受此挫折。心中大不懌。然蓄而不發者。所以明其大度也。繼以事盡殺諸女。并諸蠻人。而復疑及叨利與徐球。朋比爲奸。謀爲不軌。使人散布謠言。謂徐球通同諸王子遺黨。暗結天下豪士。與世宗爲難。世宗乃使緹騎密捕之。處以死刑。又曰。徐球之所爲。大喇嘛之意。推厥禍首。是大喇嘛而非徐球。當誅之爲快。或謂之曰。聖上奪嫡。大喇嘛之功居多。一旦殺之。天下人將謂聖上無情無義。可與共患難。不可與共安樂。後之賢者不來。今之賢者皇皇然引去。則聖上爲獨立。庶民獨立。猶不能存。况聖上乎。爲今之計。莫若疏之。彼喇嘛而有知。當自引去。如其不然。則徐圖乘其隙而去之。於皇上則兩全而無害。

於人民則不謂聖上爲殘酷矣。世宗稱善。從此雍和宮亦不復見有世宗足跡。大喇嘛知世宗與已疏遠。苟不速去。行將受禍。卽日引其徒衆歸西藏。助其主羅卜藏丹津者擁衆自立。與清廷爲難矣。胡君曰。我述雍正朝喇嘛僧史。自入宮以迄今日。其中小節目。不無遺漏。然其大綱目。則已具在。而我心中所抱一種感想。不得不與諸君一言。昔周公與管叔蔡叔。豈非兄弟乎。成王卽位。周公扶之。管蔡流言於外。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。周公遂誅管蔡。則周公之誅管蔡。爲公也。非爲私也。成王年幼卽位。威望未孚。人心易動。幸周公有以扶之。得以穩固而不動。管蔡無知。任意黑白。爲周公者而不誅管蔡。則周公自居於篡弒。故周公之誅兄弟。爲幼主。爲國家。爲人民。非爲一己也。曹丕與曹植。豈非兄弟乎。丕每欲去植而甘心。意若曰。彼之才勝於我之才。我而不先去之。帝位將爲其所奪。故曹丕之於曹植也。爲私非爲公也。以私言之。兄弟一體所生。骨肉之至親者也。摧殘骨肉。摧殘父母也。摧殘祖宗也。人而摧殘父母祖宗。其得爲人。

乎。此後世所以鄙棄之也。雍邸諸兄弟之所以積不相能者。意在儲君也。須知天下者。天下人之天下。非爾滿洲人之天下也。亦非爾家之天下也。有德者則居之。諸王子誰而有德。則人自歸附。不必相爭。以相爭而得天下者。強也。諸王子不知天命。妄自稱強。陰蓄死士。互相傾軋。互相誅伐。則無論鹿死誰手。皆兄弟也。世宗不知。引喇嘛以自衛。骨肉之受害猶小。人民無辜。受其奸淫。受其搶劫。受其誅戮。受其魚肉。誰致之。世宗致之也。然則喇嘛者。造下許多罪惡。雖獲全首而歸。死後必輸入九重地獄。爲牛爲馬。爲蟲爲蟻。受劫無窮也。吁。

著者曰。種瓜得瓜。種荳得荳。前世造孽。今世苦。今世作惡。來世報。若此輩者。其何以逃其法網耶。

雍正謀皇秘史終

48

八劍十六俠

●全書二冊

●一元二角

百俠英雄傳

●全書二冊

●價洋五角

春冰室野乘

●全書一冊

●價洋六角

石達開日記

●全書一冊

●價洋六角

●以上各書照碼七折

中華民國十二年一月再版

雍正謀皇秘史

定價大洋四角

外埠酌加郵費滙費

編輯者 上海劉建翁

印刷者 世界書局

發行者 中國第一書局

▲上海四馬路紅屋

總代售處 世界書局

分代售處 北京 漢口 廣州

天津 杭州 南京

◎版權所有翻印必究◎

